

據民國十一年鉛字本影印

得一齋主人編

吳佩孚戰史
(全)

27.11.15.1911



直奉戰後在天津車站吳氏與其參謀之攝影

吳佩孚戰史

序

近日坊間每喜剪裁報紙關於一人之行動之記載。刊印小冊。名爲某某全史。或名之以其人之名。以投時好。而世人因崇拜時局中心人物。急欲明瞭其歷史以資談說。亦多爭購閱之。其事實之是否真實。編述之是否完備。不暇計也。夫報紙之性質。貴在新聞之迅速。一事之發生終結。及其經過詳情。原不能於急待付刊。爲至短之時間所制限之報紙中求之。况一人之學術言行。及其與時局之關係。尤非就其歷來之事實。加以詳細之研究。先具有主觀上之概念。決不能編訂其較爲真確之歷史。此豈取材於報紙。披拾零編斷簡之所能成事者耶。吳佩孚氏關係中國時局之重要。微論國內輿論。即國際上亦表多數之同情。其於政治上之關係世人已有公論。茲編特就其軍事一端。根據目睹或親聞之事實。以簡單之筆墨敘述之。藉存他之信史。其於吳氏戰績。固猶未能盡其什一也。然視剪裁報紙者。則不可

同日語矣。吳氏不云乎。對內戰爭原無軍事學術之可言。其軍事學術之運用尙未遇適當之時機也。然則茲編之所述。固猶是吳氏之緒餘。吾人且當執筆以俟其後也。民國十一年六月編者識

吳佩孚戰史目錄

第一章 吳氏之身先士卒

△七年攻岳州之戰 △九年汀泗橋與宜昌之戰

第二章 吳氏之奇謀神算

△吳氏之精於易理 △直隴戰事之誘敵法 △直隴戰事之地雷計 △直隴戰事之擾敵法
△段芝貴曲同豐之受制於伏兵 △兩夜之襲擊皖軍 △避重砲飛機之方法

第三章 吳氏御下之寬嚴得當

△第三師之躬親教練 △與兵士同飲食 △嚴懲左右之貪黷 △直隴戰中某排長之受賞
奢逸 △洛陽之兵民相安

第四章 吳氏之功成不居

△歐美人士之極口稱贊 △吳氏之痛惡報紙 △吳氏之不爭湘督 △吳氏之讓功於國相
文

第五章 吳氏行動之坦率

△出入毫無警備 △駐衡州時與南軍之商酌 △張敬堯對吳氏之陰險手段 △吳氏之不

用偵探

第六章 吳氏之勇於負責

△坐探日俄軍事之困苦 △駐紮長春時之多所建白 △辛亥攻娘子關之一軍督辦

第七章 吳氏之愛國天性

△吳氏棄儒從軍之動機 △以對外為教練軍隊之目的 △屢次戰爭之對外意味 △對張

作霖之忠告

第八章 吳氏之實行軍民分治

△駐節衡州時之干涉民政 △暫就兩湖巡閱使之苦衷

第九章 吳氏之重視民生

△以戰爭為政治之手段 △每次戰後之賑濟災民 △商民之竭誠歡迎 △英人之稱軍

第十章 吳氏之不爭軍餉

△駐節衡州三年未領軍餉 △直隸戰後直奉軍餉之比較 △直奉戰爭中直軍兵士之忍饑

嘗門 △吳氏自奉之儉約 △吳氏之不與民爭利

第十一章 吳氏以輿論為戰爭之後盾

△直皖直奉各戰事北京市民之心理 △湘民對於吳氏之遺愛

第十一章 吳氏之疾惡如仇

△絕不爲政客黨人所利用 △面斥王印川之痛快

第十二章 吳氏之首倡和平

△以和爲戰以戰爲和之苦衷 △安福黨人之夢忌吳氏 △駐衡州時之招撫南軍函 △

南全體贊成吳氏之主和電 △吳氏之規勸段祺瑞

第十四章 直皖戰事之原因

△邊防軍西北軍之求助日本 △安福黨人之摧殘民氣 △國人對於吳氏除害之希望 △

安福黨人之阻撓統一 △吳氏山湘撤防之主旨

第十五章 直皖戰事之詳情

△段祺瑞組織定國軍之內容 △定國軍之勝借日本械餉 △直軍之布置與戰略 △前軍

潰敗之狀況 △兩軍死傷之數目 △皖軍失敗之原因

第十六章 直皖戰事之結束

△段祺瑞之自効 △吳氏對於段祺瑞之保全 △中央之懲辦與首命 △日人之庇護與首

照會

第十七章 直皖戰事之善後

△吳氏首先聲明不干預政治 △吳氏提出之善後條件 △徐東海之誤國誤民 △張作霖之盤踞京師 △無恥軍人之輪說

第十八章 湘鄂川鄂戰事之原因

△吳氏之自治主義 △湘川兩省出兵之原因 △安福餘孽之陰謀 △吳氏維持北方大局之用意 △吳氏對於外交方面之表示 △吳氏論自治之兩電 △湘川之拒絕調停

第十九章 湘鄂戰事之詳情

△湘軍攻鄂之計劃 △吳氏之派兵助鄂 △王占元之失敗 △吳氏之最後主戰電 △吳氏之作戰計劃 △吳氏急攻岳州之原因 △岳州下後吳氏之傳攻 △吳氏之不允設憲問使行若 △吳氏拒絕中央進攻之電文

第二十章 湘鄂戰事之善後

△武昌口之條件 △湘鄂停戰之條件 △解散鄂省自治軍

第二十一章 川鄂戰事之始末

△川軍攻鄂之計劃 △吳氏之驅逐川軍 △川鄂停戰之條件 △吳氏防川之布置

第二十二章 直奉戰爭之原因

△張作霖勾結梁士詒之用意 △張梁之擅赦安福黨人 △梁士詒之斷遼山東 △吳氏屬發梁士詒陰謀之電文 △梁士詒之引用賣國賊 △交系奉系之發行九六公債 △吳氏請嚴辦張弧之電文

第二十三章 直奉戰爭之詳情

△梁士詒之爲張作霖劃策 △曹錕曹錕之附奉 △張作霖入關軍隊之分配 △吳氏之軍事布置 △西路戰爭之激烈 △歐美人士之聲援吳氏用兵神速 △吳氏對於京師商會代表之演說 △吳氏對於天津各界代表之演說 △徐東海之懲辦禍首 △張作霖之退守澧州 △東三省之獨立宣言 △吳氏之再遷張作霖出關 △馮玉祥之掃平趙倜 △張作霖之親日 △馮玉祥之出兵通電 △吳氏之推崇王承斌馮玉祥 △吳氏之痛斥張作霖梁士詒葉恭綽電文

吳佩孚戰史

得一齋主人編

第一章 吳氏之身先士卒

△七年攻岳州之戰△九年汀泗橋與宜昌之戰

用兵制勝之道。全在士卒之不畏死。而士卒之不畏死。則又繫於將帥之隨陣身先。視自己之生命與士卒等。而後士卒始不敢自愛其生命。否則爲將帥者遙制於數百里。或數十里之後方。自視其身爲不可死。則無論用何種之嚴令督促。亦難得士卒必死之心。此次歐洲大戰。法國霞飛元帥之收最後勝利。而爲全球所崇拜者。亦在於能不畏死。隨陣身先而已。吳氏從軍以來。無戰不在火線內指揮。追奔逐北。進退起伏。自團旅長以至兵士。無不惟吳氏之馬首是瞻。至短兵相接。或陷重圍。兵士中彈飲刃。紛紛殞倒。中下軍官相顧無人色。左右差弁。死傷過半。僅有存者。挺身盡力以推挽吳氏。使之隱蔽。相持不可。則環泣長跽。請其自重。而吳氏之勇氣絕不爲之少沮。從容自若。視槍砲彈如無物。嘗語兵士曰。槍砲彈有限。決不傷我也。是以無論若何瀕弱畏死之兵士。一經吳氏指揮。則無不勃勃有不欲生之概。吳氏隨戰之最激烈。最危險。而其勇氣亦最盛。轉敗爲勝者。莫如民國七年八月攻岳州時。與湘桂軍在羊樓洞。羊樓司。趙李橋等處之戰。湘桂軍在羊樓洞羊樓司間。利用地勢多山嶺。挖溝築壘。周以鐵網。嚴密無罅漏。延長三十餘里。

。以爲抵禦。而桂軍習於山路。跳躍如飛。敢死隊長董某。率兵士一營。衝鋒前進。董某素有善戰之名。吳氏與之周旋兩晝夜。桂軍卒不能支。吳氏遂佔羊樓司。九年湘鄂軍汀泗橋之戰。湘軍思以計制吳氏。遍布疑陣於山上。四樹旗幟。而伏機關槍重砲於要隘。意欲使吳氏分兵自滅其力。而誘入要隘陷之死地。吳氏親自督戰。察其詭計。知湘軍虛張聲勢。乃下令兵士放下槍彈。各持刺刀砍刀。橫衝直上。鋒銳不可當。湘軍大驚潰退。是年九月。川軍反攻宜昌。鄂軍僅兩旅一團。竭力抵禦。因川軍士氣方張。熟於地勢。鄂軍經數小時。即不支而退。宜昌險要盡失。鄂西震動。大有順流直下之勢。吳氏適於是時抵宜。坐息未定。即率兵兩旅。衛隊數連。加入戰線。鄂軍退者聞吳氏至。不敢逃散。鼓勇直前。同時高樹旗幟。大呼直軍援至。兵士勇氣百倍。激戰一晝夜。至天明而川軍紛紛逃走。時九月十七日也。當酣戰之際。有數彈中於吳氏軍帽上。一彈斃其所騎之馬。若亦亦死數人。有一人以身力障吳氏。且挽之使蔽。吳氏大怒斥之。適兩彈中此弁之背未死。事後吳氏念其勞。提陞爲副官。十一年直奉戰爭。吳氏乘黃色轎車在西路督戰。爲敵軍所捕準發砲。彈落於吳氏身前及尺而未炸。羣驚爲有神靈呵護云。

第二章 吳氏之奇謀神算

△吳氏之精於易理△直皖戰爭之誘敵法△直奉戰爭之地雷計△直隴戰爭之擾敵法

△段芝貴曲同豐之受制於伏兵△兩夜之襲擊皖軍△透重砲飛機之方法

吳氏於古代兵書。研究極深。如所謂司馬法。六韜。孫子兵書。以及權謀術數占驗。凡涉於兵家者言。無不精熟。而尤長於易。通卜筮。世人遂傳說吳氏明遁甲之術。一若有鬼神之奇者。蓋吳氏之先人。有名貫先者。生明末時。精研易理。終其身。得邵康節。劉伯溫之絕學。能嚮往知來。鄉里至今猶傳其遺事。謂其自知死期。及預測明末亂事極驗者數事。其著述頗行於世。明末之張天如與之契甚。序其書。吳氏幼能世其家學。遂以易理用之於兵事。蓋易經奇變陰陽之用。原與兵事相表裏。而兵家布陣之法。本出自易理也。自古名將不難於勇。而難於智。所謂胸有十萬甲兵者是也。而世人對於留侯武侯之崇拜。與壯繆武穆等者。亦以智與勇不可偏廢也。近世科學發達。戰爭不以體力。而以腦力。尤爲鬥智不鬥力之明証。不過在中國因最新器械之發明無人所用者仍係他人唾棄之物。尙不足語於科學戰爭之地步。而爲將帥者。乃不得不沿用古代權術。如所謂兵不厭詐者。以期以奇制勝。縮短戰爭期間。及少殺兵士耳。吳氏用兵智勇兼全。人所盡知。至其素日之專精軍事地理。注重軍事教育。以及知人善任。調度有方。則固已無須贅言。而臨時之機智百出。或利用兵士心理。或借敵之力。因計爲計。或順應天時。或避實擊虛。聲東擊西。則誠算無遺策。有不可方物者。吳氏善用誘敵法。直皖戰事。高碑店之役。皖軍大隊前進。

呼聲動天地。吳氏先於山坡間。以少數兵士映射敵人目標。而伏機關槍隊於後。敵軍呼嘯直前。直軍僞退。迨皖軍追入坡內。機關槍齊發。無一幸免者。吳氏又善用地雷。布置於防線之要隘處。而置砲于其上。或屯聚滿載之車輛。以少數兵士守之。敵軍以望遠鏡遙窺。見有大砲或車輛。而守兵甚少。則必分遣重兵。搗奪之。於是守兵相機退却。及敵軍衝上奪砲與車。砲則木製。而滿載之車。非沙土即火柴。此時偵者於隱處。從容放電。轟然一聲。遂成落粉矣。奉直戰事。奉軍死傷最多。即中地雷之計也。直皖戰事在琉璃河寶店間。兩軍酣戰之際。忽有直軍一小隊。捕人皖軍中心。皖軍見直軍臨近。後者以爲前者已敗。而前者以爲直軍抄圍。遂自相廝殺。比知誤會。已大半潰散矣。互相嗾恨而已。又於夜間誘皖軍向深林射擊。而直軍則於壕溝靜聽爲樂。俟其槍彈將竭。躍起尾而擊之。無幸逃者。段芝貴當直皖戰時。任總司令。意頗自得。以爲可以一鼓而蕩平吳氏。對於軍事毫無佈置。口惟在車中飲酒大嚼。與所謂參謀秘書等聚賭而已。其車前後均掛機車。以爲退走之預備。可防萬一之危險。吳氏秘遣敢死隊若干人。僞裝潛入皖軍防線內。日伺段氏車之左右。而段氏不知也。其衛隊亦絕無覺察。曲同豐任前敵司令。亦在車中居住。日正開會議。機車忽急駛前進。直入直軍防地。曲氏方張皇間。已成擒矣。曲既成擒。段聞之急思脫逃。而伏兵四起。死傷枕藉。段輾伏車底。車行速。僅乃免死。身受重傷。蓋吳氏於事前布

置周密。段曲於趾高氣揚之際，已不啻爲燕釜魚矣。直隴戰事。吳氏之所以收效神速。而大獲全勝者。尤在於兩夜之襲擊。一自大雷雨。吳氏喜曰。天助我矣。夜間即傳令前行。兵士行泥水中。至皖軍防綫。毫無聲息。一鼓作氣。皖軍死於彈。溺於河者。不可勝計。而全軍覆沒矣。蓋皖軍連戰數日。疲倦不可支。乘兩夜方思小息。而不意吳氏之來襲。及聞警。羣相錯愕。兩大泥滑。重砲沒泥中。盡力不能拔起。遂盡爲吳氏之戰利品。皖軍未敗之前。重砲飛機。勢猛甚。直軍亦有懼心。吳氏不少躊躇。乃下令以散兵線避重砲。紮營於軟地。避飛機之炸彈。而又純用夜戰。使重砲飛機失其效力。皖軍遂失其利器而無如之何矣。吳氏臨戰時。每手地圖一册。時時審視。計定即下令分遣小隊。向指定地點前進。是以其陣勢變化無定。或左或右。或前或後。令敵人無從捉摸。未戰勝之前。雖極有經驗之隨員參謀。亦不解其用意。甚至有不明其故而不以爲然者。既成功。則無不俯首帖耳恍然知其策之萬全也。直奉戰爭。吳氏不一欲以實力與奉較。尤愛惜其精兵。以爲無犧牲之價值。故純以老弱任前綫。而處處以奇制勝。遂使奉軍不敢前進。奉軍之逃散者。無不稱吳氏爲神人。吳氏既精於計。其所部亦皆善師其意。用種種方法。偵察敵情。往往不易爲敵所窺破。直奉戰事。直軍兵士或改裝爲奉軍之伙夫。或爲難民。往來於奉軍防綫。而奉軍絕不之覺。其術亦云工矣。

第三章 吳氏御下之寬嚴得當

△第三師之躬親教練△與兵士同飲食△嚴懲左右之貪黷△直皖戰中某排長之受賞書遺

△洛陽之兵民相安

統兵貴於寬嚴得當。而欲寬嚴得當。則首在信賞必罰。過於嚴。則兵士人人自危而離心。過於寬。則日習驕縱。而不能以紀律約束。今日之統兵者絕不知嚴之一字爲何物。縱兵爲匪。嗾之劫掠。而取其利以爲常。如以兵力勒索也。軍隊包庇種烟也。凡病國殃民之事。皆公然爲之。無敢誰何。其故皆由統兵者多由盜匪出身。其貪黷之性。至死不變。所謂上有好者。下必有甚焉者也。其結果遂致兵匪不分。而無兵不爲官匪矣。吳氏治軍實能寬嚴得當。信賞必罰。其平日對於兵士。如家人父子。其所自統之第三師。轉戰南北。幾無暇日。吳氏每日必親自檢閱。駐節洛陽時。每日早八鐘即赴操場。與兵士共勞苦。演習操練之外。又復詳詳告以兵士對於國家人民之責任。而尤注意於對外。久之其兵士各個人之姓名體格程度習性皆在其胸中。而因事試之。以爲選調之標準。兵士亦皆以吳氏和藹可親。忘其爲統帥。而上下之形迹一泯。毫無隔閡無情不達矣。每遇戰事。吳氏飲食。必優於兵士。民國七年趙李橋之戰。吳氏布置防務。在火綫內幾兩日夜不飲食。忽自覺飽甚。不能指揮。左右或言其饑餓者。吳氏厲色曰。諸弟兄尙未食。吳某何能獨食。左

右遂無敢再言者。有一兵以餅乾茶水進。吳氏用之。精神復振。蓋其饑也。官饑也。而不肯以饑餓言者。因兵士亦皆未食也。吳氏每於戰時。親自指揮輸送食物之伙夫。並檢點其食物之優劣。以故直軍應戰。在前綫者無飲食不繼之虞。而辦軍需者。亦絕不敢有弊端。吳氏待遇兵士於平日雖極寬仁。而於有過犯。或違令者。則令下如山。毫無轉圜。無論友朋戚屬。以及挾貴挾賈。絕不知有所謂情面者。一一如法辦理。其副官及秘書某某等。曾涉私扣烟土之嫌疑。吳氏聞之立飭軍法處嚴訊得實。即一一予以槍斃。犯者皆從吳氏甚久。而頗冀以故交邀寬免。自旅團長以下環跪請求。吳氏亦頗爲之動。既乃噴然曰。國法俱在。吳某敢違法耶。左右均股慄不敢出言。其犯人中有一從吳氏最久。而勞苦最著者。吳氏亦不忍殺之。乃揮淚判以徒刑。吳氏能寬以得人。嚴以取法。故其軍中既感其威德。而又不放驕縱也。川鄂之戰。鄂軍守宜昌者。不能支。餉械俱竭。合辭電吳氏退兵。吳氏覆一電曰。主張退兵者爲誰何。速以主名告。諸軍得電。不敢復。乃竭力支持。鄂局未至潰亂。此吳氏能嚴之效果也。直皖戰事。吳氏巡查戰線。有兵士一排。儉閱少息。吳氏適至其地。其排長已入村中覓飲食去。兵士見大帥至。急召之回。時砲火極烈。吳氏命之曰可少退。某排長即應曰。大帥在此。不敢退。吳氏領之。即出筆記其姓名。並命之曰。聽候調陞。某排長聞命。即奮勇直前。敵遂大挫。吳氏能以一言而使兵士忘軀。此其信賞必罰之效。

果也。凡歸吳氏統轄之軍隊。無論平時。或奉令開拔。無敢乘頭二等火車者。師旅團長。亦二等車。其兵士在車中均極謙遜。讓坐位於旅客。觀其行動。即知其屬於第三師。洛陽自奉為駐軍隊區域。鄉民不堪繳發之苦。自吳氏駐節後。一免夫役車馬之累。即操場所佔之民地。從來不給價者。吳氏亦每畝給以十五元之租價。而其兵士均自灌漑田園。以種植蓄牧自給。旅行者無不知其處駐有軍隊。居民尤相忘無事云。

第四章 吳氏之功成不居

△歐美人士之極口稱贊△吳氏之痛惡報紙△吳氏之不爭湘督△吳氏之讓功於閻相文

成大事者必有休休能容之大度。而不汲汲於急功近利。所謂見小利。則大事不成是也。稽之史册。凡悻悻於功名。而疾忌性成。貪天之功者。罔不失敗。反之而能與人為善。深自引咎。不矜其自任之重者。則必能大行其志。永保令名。民國十年以來。名器之濫。至於極點。一般武人之肆意縱橫。其進身之秘術。非出於金錢運動。即出於互相陷害。金錢運動。則賢愚不分。互相陷害。則是非不明。此所以公理不伸。而盜賊滿天下也。吳氏雖盤身軍旅。而無時不以儒術為立身之基。迹其所行。大有理學家所不及者。吳氏戰功震國中。譽之者不曰關岳。即曰華盛頓。林肯。而吳氏則自視澹然若不足者。毫無矜持之氣。每於對外國人士談論間。輒以閻錫為奇恥。而大表

自其以武力剷除內亂之苦衷。英國人某曾謂吳氏爲中國愛國之第一人。若中國多數人能尊重其意旨。爲之輔助。則必能澈底解決中國之紛爭。當吳氏之由衡州撤防時。某外國記者曾往叩其主張。外國記者謂外人不明真相。或有謂將軍爲希冀地盤者。吳氏答曰。余作事除盡我應盡之責外。不問其他。地盤二字。不令印於余之腦海中。又謂軍人爲國服務。此身尙非我有。遑論地盤。某外國記者。大嘆服播之外國報紙。盛稱吳氏之謙德。外人遂認吳氏爲中國統一之唯一有希望人物。直奉戰前後。倫敦泰晤士報曾著專論論吳氏與中國之關係。而希望其完成統一之大功。吳氏平居絕惡沽釣名譽。自加銜飾。如世俗之賄買報紙。妄爲鼓吹者。則尤痛恨之。而各報紙除有黨派關係。不得不變易黑白。以售其奸者外。亦莫不本其良心。對於吳氏抱無限希望。吳氏之容忍退讓。即爲其成功之最得力處。此蓋深有得於易理也。民國七年。湘鄂之戰。中央分三路進兵。吳氏出以師長。屬於曹錕之第一路。比抵鄂。原駐軍隊。如吳光新。張敬堯。范國璋。張宗昌等。無慮十數萬人。已潰敗不堪收拾互相訐責。觀望不前。而中央之命令亦不能行於前敵。其時南軍聲勢浩大。武昌震動。中央不得已。以重賞激勵軍士克復長岳。各軍雖均詭羨重賞。而毫無作戰之實力。比吳氏至鄂。王占元推崇備至。以冀保障鄂局。吳氏數日間。克復襄樊。石星川。黎天才等紛紛逃竄。直趨岳州入長沙。而所謂第二路第三路之張懷芝。張敬堯等。尙按兵未動。日以電

報向中央要索餉械。請求官勳。認爲發財陞官之最好時機。時中央有秘電。攻克岳州者。以湘督相酬。吳氏入長沙後。而謂敬變督湘之命令發表矣。吳氏入長沙七日。張氏尙未追及。在一般之揣測。必以爲吳氏稍有利祿之念。此時即可據長沙以拒絕張氏。要挾中央。不特可以爲自己地位計。即其部下之戰勝希望。亦非此不能滿足矣。乃吳氏不特不拒絕張氏。反爲之維持長沙秩序。布置一切。遣兵回迎張氏入城。張氏抵長沙後。爲吳氏之盛情所感。亦頗慰勞。欲留吳氏駐兵長沙。吳氏力辭不允。以恐兵士發生衝突爲辭。張氏到長沙之翌日。吳氏即率師赴湘潭醴陵。直趨衡陽。當吳氏之入長沙也。湘人歡迎吳氏入城。以督軍署爲駐節之地。在湘人之意。以爲吳氏當然受命爲湘督。吳氏不允入城。深懼驚擾居民。乃以大隊駐於城外湯公廟。陸軍學校等處。湘人至今感之。吳氏與閻相文同隸曹錕部下。閻因事會短吳於曹。吳諗知閻之爲人極厚重。欲引以爲同志。雖知之。亦毫不芥蒂。閻亦甚慚悔。當七年湘鄂之戰。閻氏所部敗潰殆盡。不能成軍。吳氏以私交爲向王占元籌借二萬元。俾之收拾餘燼。以追隨其後。既吳氏克復岳長。每戰捷報。必及閻氏。其實閻氏實未戰也。由是閻氏得免處分。而重復官勳。閻氏之感激吳氏亦愈深矣。吳氏駐節衡州時。有旅長張學顏者。素野蕪不受約束。張與福安秘結。乘來京索餉之機。得安福重賂。回衡即召集各旅長秘議。借餉餉爲名。驅逐吳氏。會議時。均不發一言。獨閻相文厲色抗言。

斥其非義。即趨赴告密。吳氏聞之。從容笑曰。吾疲師遠戍。久思北歸。張某欲取而代之。向吾直言。又何嘗不可。何必重勞士卒。驚擾人民耶。時張學顏知事敗。已飛檄調其所部兵入衛備反抗。吳即開緊急會議。召張至。語以前言。張無以對。吳氏乃謂之曰。吾與汝多年友好。不忍見汝失敗。汝可速行。以釋嫌疑。張乃倉皇逃去。吳氏亦絕不追究。當吳氏未得志時。曾佩部下之同事者多忌吳氏之鯁直公正。奉謀所以陷害之者。及吳氏任副官長。忌之者益甚。一日吳氏愛聞事無一至者。而彼輩則又謊言於某日宴吳氏於某地。至期則杳無其事。吳氏雖不勝羣小之構煽。而其堅忍之志。則益加淬厲。絕不少有變易以苟合云。

第五章 吳氏行動之坦率

△出入毫無警備△駐衡州時與南軍之酬酢△張敬堯對吳氏之陰險手段△吳氏之不用偵探宅心正大者。不特己不用奸險之計以害人。即對於奸險者。亦不加以抵防。蓋其正大之氣。充溢於中。而用率之行。自形於動靜矣。否則時存害人之心。而亦必先防人之害己。私心彌蔽。殺機暗伏。今之擁兵者。其得之也多出於非義。於是不得不防所以失之。既廣佈偵騎。以防暗算。又復深居簡出。即或偶有行動。前後奔走。刀劍森嚴。其者避行人。靖街衢。自動車亦裝甲短槍。一車之價值。至於八萬餘元。推其用意以爲彼一人之生命。較四萬萬國人之共同生命爲尤重。

一若四萬萬國人可以殺戮淨盡。而彼輩則不可稍涉危險也。以時時以殺戮同胞爲其最大目的者。而當軍民之大責。則中國之人民。又安有一線之生機耶。反觀美國總統之行動自由。情於利人廣衆之中。時與小兒遊戲者。其治亂之分。真叛者霄壤矣。吳氏雖身居要地。而行動絕無戒備。率率躬親。每次戰事後必親自巡視戰地。收拾流亡。與鄉村父老互道衷曲。其駐洛陽時。每日必登山。手植樹數十株。或監視工人。修築橋梁。其侍從皆屏不用。有欲追隨之者。亦必隱匿不令其見。其初至衡州也。未數日。即單騎至南軍營中。與趙恒惕林修梅。劉建藩。譚延闓等相晤。久之往還日密。飲酒賦詩。大有陸遜羊叔子之遺風。時或深夜不歸。左右欲從之。以防萬一之危險。吳氏必斥之去。又或在南軍營中飲酒至醉。亦從未有他故。而其時張敬堯傳吳氏之威名。時以小人之心揣之。陽則極意連絡。而陰實屢遣人伺其行動。以冀乘機阻擊。吳氏即知之。亦若無事然。丁巳復辟之役。吳氏時爲旅長。馬廠兵起。戰機已動。北京已下戒嚴令。吳氏微服由保定來京。調查張勳之種種布置。歸語曹錕曰。敵情盡在吾胸中矣。及兵臨城下。吳氏首先入城。自任前鋒。一鼓而張勳敗亡。此固由其胆識過人。亦因其宅心正大。不愧於人不畏於天也。有素以偵探爲職業。慣於暗殺者十數人。曾往見吳氏。欲自投効。謂大帥如用吾輩。則當誓死以報。吳氏笑却之曰。是處無可勞君等者。彼輩乃遁去。直奉戰前。張作霖秘遣暗殺千餘人。分布京漢鐵路

繞。已入洛陽。時亦有請吳氏稱加戒備者。吳氏一笑置之云。

第六章 吳氏之勇於負責

△坐探日俄軍事之困苦△駐紮長春時之多所建白△辛亥攻娘子關之一軍皆驚

前清末年。政以賄成。始而買官鬻爵。限於文職。繼則負有衝國保民。爲國家對外所託命之軍職。亦可以金錢運動而來。袁世凱氏編練新軍。不過改易外表。而其所信任者。仍是卑鄙齷齪之輩。非習爲柔滑。生成媚骨者。不能漸階要津。此所以青年有志者。皆不屑與儔伍。而陸軍學生優秀者。均趨於革命之一途也。吳氏目睹清末政治之腐敗。即知必召大亂。其所以棄文習武專意研究軍事學術者。絕無以武力爲對內之觀念。蓋鑑於日俄之相逼日甚。而思結合奇偉之士。以冀得當爲國家盡其職責也。是以自開平武備學校畢業後。值日俄之戰。吳氏爲實際調查日俄軍情。以爲日後應付之計起見。乃應袁項城之召。赴東三省坐探軍情。不避艱險。屢瀕於危。事竣所上報告。纖悉靡遺。大爲袁氏嘆賞。此吳氏發表其抱負之第一次也。既而以營長駐紮長春。尤於對外之軍事關係。多所建白。其時居要津者。腦筋中絕無國家觀念。而對於外人。尤畏之如虎。一若中國軍隊。以對內爲天職。對外之一事。決非中國軍人之所應言者。是以一聞吳氏之所言。莫不瞠目稱奇。如將膺大禍者然。以是吳氏遂爲情叢所疾忌。而長官懼嫌。尤不敢重用之。此吳氏所

以鬱鬱不得意者十數年也。辛亥革命軍起。閻錫山獨立於山西。吳氏從曹錕率師由長春進駐石家莊。時吳氏以地位之關係。不得不服從命令。進攻娘子關。娘子關爲著名險要之區。閻錫山扼險以守。布置至爲周密。遣使語曹錕曰。娘子關天險也。貴軍決無攻克之理。不如退兵言和。以免徒耗生命耳。錕無以爲計。閻所遣使。爲賈德懋。賈與吳氏有舊。吳氏遂入其營中。縱談軍事。賈氏欲偵察曹軍之布置。乃詭辭言彼軍之種種設防。吳氏亦以實對。並請賈氏周視壕壘砲位。賈氏均默誌之。以爲吳氏可欺。不難唾手取之矣。乃欣幸而去。曹錕聞之大怒。立召吳氏。嚴斥其欺竊軍事秘密。吳氏從容答曰。軍事布置。在於人爲。此又焉能窺吾耶。是易事耳。吾即取前之所布置者。一轉移之而已。曹氏除怒未釋。復厲聲曰。汝可出令行之。在曹氏之意。欲借此窺之。以使吳氏自請罪也。吳氏即取筆直書曰。某處布置移於某處。某處砲位移某處。書竟。即發下。時各上級官均匿笑其旁。以爲吳以營長而代司令發命令。近於瘋顛。而忌之者。尤私幸其將召大禍矣。至於兵士。則以旣成之功。而重行改變。怨恨尤深。然而以命令不可抗也。則皆隱忍爲之。及開戰。賈德懋以其所默記之形勢。命令兵士攻擊。而所砲擊者。遂無一不空矣。於曹軍絲毫無所損。於是全軍乃無不驚服吳氏之智。而不知吳氏實早有成計。此吳氏胸襟之所以過人。而其敢負責任。力矯逢迎趨阿之習。以表現軍人之真精神。則尤爲近世軍人所未有者也。

第七章 吳氏之愛國天性

△吳氏棄儒從軍之動機△以對外爲教練軍隊之目的△屢次戰爭之對外意味△對強作黨之忠告

國家軍隊。完全爲對外之用。已爲世界所公認。除國家內部發生革命。或因民族不同之國家。分裂各自獨立。始有同一國家之軍隊。自相殘殺之情形外。絕無以自國之隊。在自國境內作戰之理。蓋平日之維持治安。剿除匪類。均爲保安警察之所有事。無勞軍隊之越俎也。中國軍隊。自清末屢爲外國敗後。自將帥以至兵士。均視外人如鬼神。聞之喪膽。不敢存報復之思想。偶有愛國志士。言及禦侮。雪國恥。在青年學子。固無不義憤填胸。而一般橫刀怒目氣象軒昂之武人。則無不驚爲奇事。尤可笑者。彼徐樹錚等之假參戰名義。借款購械。大招募其邊防軍。西北軍。聘用日人爲教練。意人英人演飛機。而其用意所在。全在殘殺同胞。直轄之役。即予所謂邊防參戰各軍者。以實地練習之機會。而一萬萬五千餘萬之借款。乃隨砲聲槍響以俱去矣。在德國祇開求助異國以滅敵。未聞求助異國以殘殺同胞者。此真可爲寒心。而見噬於全球者也。今日國中軍人之有著有對外遠略。而寢食不敢或忘者。吳佩孚氏一人而已。當前清甲午中日之役。中國軍隊不戰而潰。海軍受禍尤烈。全軍覆沒。遂棄宋忠勤公慶。以百戰之功。當垂暮之年。竭力支持。

卒不能收拾已散之軍心。其故在於事權之不一。亦不盡畏敵之罪也。時釐順威海既陷。蓬萊亦危在旦夕。敵船往來海上。發巨砲。居民逃避一空。卒賴守兵誓死抵禦。敵未得下岸。然而已砲擊城垣數處矣。蓬萊閣亦幾爲砲毀去。至今其壁下之痕迹猶存。吳氏時年方弱冠。攻學子業。自睹國家當積弱之餘。又遭巨創。忠憤之氣。勃發不可遏抑。蓋其愛國之熱心。根於天性。固加人一等也。此即吳氏棄儒從軍之一原因也。吳氏平居教育兵士。無時不以對外爲標的。而諄諄以發揚國威。痛洗國恥。激厲兵士之愛國心。以故第三師兵士。轉戰全國。所向無敵而屢平內亂。絕無驕矜之色。反人人有慚愧之心。誠以吳氏平日之教育。其對內純出於不得已之舉動。攘外必先安內。其最後之目的與責任。固自有重大者在也。吳氏常與客飲酒至酣。痛論中國積弱之故。慨然曰。何當秣馬厲兵。直抵扶桑。已而曰。但借人材難得。餉械尙虞不足耳。吳氏又曾有百戰愧無國際功之句。其雄心遠謀亦可概見矣。項城袁氏。有對外之眼光。與計畫。惜其晚節變志。爲帝國而犧牲其其初衷。自餘諸人。則均欲賣國自肥者。其地位愈高。則其賣國之程度。亦愈深矣。有人謂如以項城之魄力。不爲帝制所敗。操縱政治。以軍事全權俾之吳氏。使之簡練十年。則吳氏之所謂秣馬厲兵。直抵扶桑者。或不至僅託空言。而強鄰亦將有所畏忌。謂中國有人。稍減其野心耳。吳氏之敗安福。敗奉系。敗交通系。在表面上固仍爲國內戰爭。而其實際。則皆含有國

際意味。蓋安福奉系交通系。甘爲某國所養。其內爲之籌策。與夫金錢之供給。固彰彰在人耳目者。使安福不倒。則軍警要職。亦將參入某國人矣。遑論財政之監督。經濟之操縱耶。當安福倒後。吳氏曾與張作霖言。東三省爲國家屏蔽。日俄窺伺日久。駸駸有入室升堂喧賓奪主之勢。執事宜速爲計。以鞏固國家基礎。紓中央北顧憂。如軍隊不敷分布。某當命其精銳。以從執事之後。戮力同心。以防外患。長春。摩天嶺。遼陽。以及東清路一帶。尤須駐防重兵。以備萬一。張作霖聞之。默然不發一言。蓋張氏素仰某國鼻息。其干涉中央政治。皆出自某國顧問某氏之指使。方思以割地獻財。博得兒皇帝侄皇帝之頭銜。吳氏所言。正觸其忌。此亦張氏與吳氏勢不兩立之一大原因。而吳氏所以視直奉戰爭。爲其對外之一種手段者也。

第八章 吳氏之實行軍民分治

△駐節衡州時之干涉民政 △暫就兩湖巡閱使之苦衷

民國十年以來。純爲軍政時代。毫無民政之可言。自項城袁氏懷抱野心。欲以馬上得之。於是一意任用所養走卒之徒。利其智識簡單。易於指使。而又俾以兼理民政司法之大權。所謂將軍督軍者。遂得一意橫行。大之干涉中央行政。每有督軍會議一次。中央必發生一大改變。小之則包辦選舉。加賦加稅。敲骨吸髓。不爲人民留一錢之生機。其致禍之由。皆在於軍政與民政之不分離。

而擁兵者事事以軍政爲借口。置法律命令於不顧。甚至任意戒嚴。剝奪人民種種自由。於是人民乃墜入地獄。呼籲無門矣。若不嚴行劃分軍民界限。則中國政治永無合於軌道之一日。吳氏駐節衡州時。日惟蒐討軍實。於所轄區域。時時派遣軍隊。剷除匪類。以與民休息。又或詢其疾苦。以私人名義賙濟之。至於行政權限。則概不干涉。縣知事及各級收員之委派。一出於張敬堯之自便。張氏在湘任用私人。公然搜括。湘民水深火熱。十室九空。曾揭張敬堯十大罪狀。宜示全國。以冀將伯之助。名爲湘民血淚書。吳氏屢加勸告。張敬堯不特不知改悔。反疑吳氏欲利用湘人之擁戴。以遷其地位。而猜忌之心愈重。其處心積慮。必欲去吳氏而後已。明則商請中央。欲以鎮撫使名義授之吳氏。以冀利以誘之。而暗中實派遣奸人。將有大不利於吳氏者。吳氏不稍爲之動。蓋吳氏志在練兵。絕非利祿之虛榮。與要挾恐赫。所能動其中者。其視世人所至肥美之高官厚爵。可以坐致巨富安享尊榮者。猶之敝屣也。此其所以屢辭督軍而不就。而兩湖巡閱使之職。亦迄未正式就任。不過因保障北方大局。而有川湘鄂之用兵。吳氏爲名義上之便於節制計。不得不暫假之以爲用耳。設使吳氏遠嫌。過於固執已見。則兵權不負統一。吳氏雖有統一之雄心。亦將無所發展。而北方之盜賊乃得肆無忌憚。是吳氏以個人無甚關係之虛名。而貽大局以實禍矣。此則吳氏再四躊躇之苦心。終能見諒於世人者也。或有以吳氏不爲督軍。而爲巡閱使。爲吳氏

盛名之累者。苟能細察吳氏從來一意練兵。不干涉民政之往事。則可恍然於其故矣。

第九章 吳氏之重視民生

△以戰爭爲政治之手段 △每次戰後之賑濟災民 △商民之踴躍歡迎 △英人之稱軍

軍事爲政治問題之一種最後手段。倘有和平解決之法。決不至於動兵。蓋一動兵。則是非曲直。已不可論。而成敗利鈍。又非可預知。而且即使一方得勝。其損失亦往往過於其所獲得者。是以愛國保民始者。或不免以禍國殃民終矣。善用兵者。決非因用兵而用兵。僅以戰勝之威名。爲其惟一之目的。而必於戰勝之外。別有目的也。古語所謂辟以止辟。神武不殺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云云者。即表示徒恃戰爭。不能解決政治問題之真意也。民國以來。如癸丑之役。丁巳之役。戊午湘鄂之役。辛酉粵桂之役。其雙方當局。一若有深仇巨恨。不共戴天之勢者。其原因即在於以政治爲假借之名義。而以權利爲其戰爭之實質。故遂演成報復之現象。而一般軍人。遂祇知其性命於戰爭之中。而戰爭以外。別無所知矣。此所以在他國經一次戰爭。則政治露一線光明。而在中國。則戰爭愈烈。而政治之黑暗亦愈甚也。吳氏對於每次之戰爭。皆有不得已之苦衷。而時時不忘解決政治問題。既無報復之意。更無權利之心。是以當戰事未發之先。則極力主張公理。以期消弭於無形。戰勝後。則首先撫恤災民。追剿流寇。而於戰爭之中。則專注重於招降也。

直皖戰後。吳氏嚴飭兵士。不令入北京城內。而躬自往來於戰區。勸慰災情。目睹老弱之傷亡轉徙。輒爲之蹙然。發款以賑濟之。其所踐傷之民田。均給價以償其損失。又以火車運米濟京師民食。直奉戰後亦然。並即編遣軍隊。四出清鄉。蓋其視民命尤重於所謂內閣國會諸問題也。以故商民感之至深。直奉戰事甫定。京師商會即備具食物。前往犒師。吳氏亦倍加慰藉深致歉意。商民無不欣幸而去。當吳氏由湘班師時。行抵鄂省。商會鑒金七萬元。犒發兵餉。吳氏尙未及知。而巨款已頃刻籌集矣。其視臨時勒索。迫以武力者。不可同日語矣。直奉戰後。英美烟公司之某英人。亦捐贈直軍紙煙及食物甚夥。以表示其歡迎之意。外人每謂中國軍隊爲土匪。不以人類視之。而對於直軍則特別敬重。謂其紀律精神。可與歐美軍隊抗衡。於英人之犒饋直軍。益足以見之矣。

第十章 吳氏之不爭軍餉

△駐節衡州三年未領軍餉 △直皖戰後直奉軍餉之比較 △直奉戰爭中直軍兵士之忍餉

營門 △吳氏自奉之儉約 △吳氏之不與民爭利

近今各省區之借口軍餉。向中央勒索金錢。視爲統兵者之正當權利。徵論陸軍部統等。即師旅團長。亦直接以急電恐嚇。動以不能維持。事變可慮。不負責任諸語。爲要挾之利器。中央饋運各

覆。則指揮軍隊。截留稅款。行同強盜。而各省區之私加賦稅。任意勒捐。則又多出不呈報。種種弊竇。非可言喻。質言之。即以軍隊爲斂財之具而已。其實軍隊名目多係虛報。而勒到之餉。未必發放。鄂省之數次兵變。皆因王占元向中央領到巨款。因不發放。軍士聞之。怨聲四起。因而釀成巨禍耳。是以徵論近日中央無款可以應付軍餉。即使財政充裕。軍餉可以按時發放。亦不過爲上級軍官。闢一中飽之路。而兵士之潰變。仍不可免也。張敬堯於長沙已失之後。猶復捏造軍費。以圖報銷。王占元辭職之後。亦向中央索還軍費。有如商人之買賣交易者然。斯亦民國軍人之特別現象也。吳氏在衡州駐節三年。中央未發軍餉一文。吳氏因無可維持。間亦電請辦法。時安福當道。置之不覆。意欲坐使兵士潰變。以陷吳氏於死地。不知吳氏深得軍心。其威德之所感。足以使兵士出死入生忘其困苦。雖經年不發一次餉。而絕無怨言。甚至糧食不繼。亦忍饑困守。自安福敗後。中央對於直軍軍餉。雖稍爲顧全。分潤些須。而奉軍又復挾其驕縱。加以交通系之互相勾結。所得獨多。奉軍愈肥。則直軍愈瘠。計自安福敗後。二年之間。奉軍領到之軍費幾三千萬元。而直軍不過二百萬元。然而直軍上下。仍復忍隱不與之較也。直奉戰事起。直軍欠餉八個月。奉軍則不特不欠餉。而且加發雙餉。益之以獎賞金。每一兵士。腰纏累累至數十元。一般淺見者。多謂直軍將不戰自潰。乞丐之兵。安能出力。當交戰時。奉軍每以軍餉充足。誇

直軍。有一奉軍官。在戰壕中向直軍聲言曰。爾輩已九月不發餉。勢將餓斃。何必捨命力戰。不如速來投降。吾軍餉稍充足。定當優待也。直軍兵士答之曰。何物胡匪。罪不容誅。竟敢長罵。肆其狂噬。侵我鄉里。吾等以保衛人民爲職責。雖十年不發餉。一息尚存。亦必殲此醜類。決不與胡匪同中國也。言已。即猛擊。奉軍大懼。委械而逃。直軍應戰時。實欠餉九月。吳氏百計籌劃。無款以應。兵士聞之。同聲曰。匈奴不死。何以家爲。吾輩當先爲人民除去巨害。寧星之無墓田產。得以保全。即吾輩之身家性命亦得保全。時機迫切。個人生死尚不暇計。又安能計及新餉耶。俟將匪類逐出。再從容籌劃不爲晚也。言已。即請求下令。全隊出發。某外人亦以軍費支絀爲吳氏憂。吳氏應之曰。戰爭果以軍費爲必要之物耶。且看吾將以無軍費而戰勝。奉軍之在前敵者。飲食豐美。一般兵士均喜形於色。牛肉餅乾汽水各種俱備。直軍則幾至不飽。然而毫無怨言。且精神愈振者。則以吳氏亦親臨前敵。與兵士同受困苦。兵士不飽。吳氏亦忍餓也。吳氏之於軍嚴肅。秋毫無犯者。全在其持躬廉潔。自奉節約。飲食服用。一如寒素。職至巡閱使。而無自用之汽車。一日曾屬其弟爲購一舊者。聞價須一二千圓。乃以爲過奢。終不允購。此則誠出常人意料之外者矣。以之與張作霖之以八萬餘元。向美人定製裝甲汽車者比。其清濁之分。尙可以懸里計耶。在一般軍閥。每借祝壽爲斂財之方法。其豪者收入可至三五百萬元。乃至千餘萬元。張

作霖尤憤作此事。卒相傲尤。恬不爲怪。吳氏力矯此嘆。十一年夏歷四月七日。爲吳氏四十壽。生辰。先期力戒部下之鋪張。欲避之。卒不可。然其交友屬吏。以至封疆同僚。總統閣員。皆知吳氏之清介。無一敢以金帛爲禮者。祇以書畫供玩賞而已。馮玉祥。與吳氏爲刎頸交。其意頗之相得。迥出尋常。乃由關中馳千餘里以清水一瓶爲吳氏祝。王士珍則遣以駿馬一匹。吳氏大喜。均受而謝之。此亦晚近之佳話也。魯案解決。魯省紳商組織魯大公司。經營礦產。公推吳氏爲發起人之一。吳氏得函云。魯案自凡爾賽拒簽以來。於今三年。全國奔走號呼。始得有收回之一日。當日力爭者。既以民力爲多。則今日承辦者。似以民力爲宜。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。歸人忝列戎行。亦何敢貪天之功。濫竽發起人之列。而冒與民爭利之嫌耶。今日吾國大弊。率以官爲商。全國銀行實業公司。半爲軍政兩界壟斷殆盡。而民間之投資者。反寥若晨星。與東西各國。實成一反比例。此則鄙人所深以爲恥也。吳氏此函誠可以彌未俗。而祛貧賤矣。

第十一章 吳氏以輿論爲戰爭之後盾

△直隕直奉各戰事北京市民之心理△湘民對於吳氏之遺愛

無論世界黑暗至於若何程度。而公理自在人心。古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。天聽自我民聽者。實有至理。近來某某某系之偽造民意。播弄是非。純出於金錢之賄賂。在一般勢利薰心者。自易爲其

消惑。而毫無良心上之主張。然大多數人民。則超然物外。其觀察至爲明瞭。而且其公平之議論。決非金錢勢力所能左右之者。直隴之戰。安福之氣燄薰天。即其走卒厮養。亦幾於操有生殺大權。凡在北京範圍內之居民。無有敢公然譏其非而謂其有敗徵者。直隴戰爭亦然。而奉軍之憤憤。則尤過於安福。曾有一僅及十齡之幼童。聲言奉軍大敗。爲奉軍偵探所獲。立即槍斃。其慘無人理如是。而一般市民之深居私語。以及其日夜之所盼望。則無一不以爲最後之勝利。當屬之直軍。一聞直軍少有失利。口不敢言。而皆疾首蹙額。有不豫之色。是決非直軍加之以金錢之運動。與夫勢力之壓迫。而使之然也。蓋即所謂天視天聽。公理自在人心也。甚至報紙之鼓吹。愈傾向於安福與奉系交系者。而市民對於直軍之希望亦愈大。蓋其互相剿戮之照例謠言。早已爲市民所窺破。而此所謂此方之勝利者。不會明言爲彼方之勝利也。吳氏每次戰爭。均以民意爲後盾。一般人皆知其有形之軍隊之精良。而不知其無形之軍隊。其勢力之偉大。較之有形者。固不啻什伯倍也。吳氏駐節衡州時。湘民不知其爲北軍。而其依賴之殷。過於南軍。南軍以自治爲旗幟。而實多爲臨時招集之土匪。統兵者即有求治思想。爲權宜計。亦不能約束其召集之土匪之人人曉喻其主義。而忠心奉行。是以其殃民之罪。過於其愛民之心。吳氏在衡。一反其所爲。三年之國軍民情。淪肌浹髓。至今祁陽耒陽一帶人民。家家設有吳氏長生祿位。香花供奉。日日祝禱。

其福壽。以冀大有造於蒼生也。是豈金錢勢力之所可僞爲者耶。其率師北旋時。湘民扶老携幼。臥轍攀轡。如赤子之離父母。自衡州至長沙。數百里。追隨不絕於塗。吳氏亦揮淚不忍相別。最後乃各贈以銀元一枚。始相率歸去。至於贈臨別之辭。續紀念之像。則尤不可勝數焉。鄉民對於軍官亦多贈遺物品。以誌去後之思云。

第十一章 吳氏之疾惡如仇

△絕不爲政客黨人利用 △面斥王印川之嚴厲

因個人無是非心。而後社會乃無公論。社會既無公論。則所謂是非者。純爲金錢勢力之支配物。互相因果。而盜賊公行。善類絕迹矣。此非有大力者。以身作則。雷厲風行。以喚起已死之人心。則個人之良心破產。國家前途之希望均歸於泡影矣。吳氏疾惡如仇。毫不假以辭色。其所論議。一秉至公。有時因言辭涉於激烈。致近漫罵。而一般人亦競相傳誦。不以辭害意。誠以吳氏居心無他。先以人格爲擔保故也。彼嗜利怙惡。爭權固位之徒。往往以金錢賄使無賴。捏造文電。自加掩飾。甚或反唇相藉。以淆惑聞聽。其技未嘗不工。其文未嘗不善。然而稍有是非心者。無不能辨其奸。則其人格已失。如見其肺肝然矣。吳氏痛詆安福系。與交通系之電文。固已爲世人所共知。而無不仰望其風采之嚴峻。私慰其爲國民吐氣。國家錫奸矣。至於各黨系之無恥分子。

不自揣量。希冀假借團體名義。以爲趨附。出其慣技。各緣爲利者。則無不被吳氏面斥。而大漸悔以去。以故吳氏雖以一身繫北方大局之輕重。爲政治轉移之樞紐。而從來無政客黨人。敢利用其名義。以爲政治上之活動者。所謂太陽一出。則燭火無光也。吳氏嚴斥奸邪之最足稱快者。即發行九一公債一事之請置張弧於典刑外。則爲面斥安福黨人王印川一事。王爲豫省長時。吳氏由湖北旋抵豫。各界開會歡迎。吳氏與趙備會談間。王印川適至。方欲趙趙嗚呼。以邀吳氏之一盼。乃聞者久之不爲通刺。印川立於門外不可耐。丐趙備爲之先容。吳氏始召入。未及就坐。吳氏即厲聲曰。孰爲王印川。王急應曰。兄弟在此相候已久。吳氏復盛氣曰。爾爲安福要人。權重勢大。意存志驕。某何敢與爾兄弟相稱。速去。此間無爾發言地。言已。即揮之出。印川兩赤口噴。呆如木雞。乃蹣跚而去。逾日即潛回北京。知不容於吳氏。遂辭職。安福敗後。印川未列禍首之內。亦未始非吳氏之面加斥責之有以成全之也。剛直爲軍人應有之天性。吳氏之絕不阿附。氣節凜然。實爲近百年來所罕見者也。

第十三章 吳氏之首倡和平

- △以川爲戰以戰爲和之苦衷
- △安福黨人之嫉忌吳氏
- △駐衛州之馮撫商
- △西南全門贊成吳氏之主和電
- △吳氏之規勸段祺瑞

民國七年冬。上海召集之南北和平會議。吳氏爲發動之第一人。世人皆以吳氏善戰知兵。因而專注意於其武力之成績。而於其斡旋和平。始終不忍殘戮同胞。摧傷國脈之苦心。則或忽而不論。而一般奸邪之徒。反得利用國人此種心理。幾謂吳氏爲窮兵黷武。不解文治者。試就直皖及川湘鄂經過之戰事觀之。吳氏不得已而用兵之情形。固已可大白於國人。而告無罪矣。茲述其駐節衡州事。如美國之所謂南北戰爭。法國之流血數十年者。則不得不謂爲吳氏以和爲戰。以戰爲和之隱然有以維繫之也。使無段祺瑞堅執武力統一主義之阻撓。與夫靳雲鵬助桂攻粵之政策。早于吳氏以和戰全權。則何至兩敗俱傷。致有今日不戰不和之形勢耶。當吳氏之駐節衡州也。段祺瑞既忌其戰勝之功。而又欲利用之以攻粵。忌其功則不與以餉械。欲利用之。則予以援。副司令及餌以廣州督軍之虛名。在段氏以爲吳氏苟熱心功名。則廣東不難一鼓而下。否則不與餉械。亦可逼其自請去。總之成功則段氏及其同黨坐享其利。否則吳氏之勢力亦不能坐大。而獨當戰爭之衝。其所以出此狡策者。蓋因安福黨人。深知吳氏態度之光明。心術之正大。深得南北之人心。決不爲與之同流合污。而適取一時之名利。而又以吳氏爲全國輿論所歸往。不能加以積極之攻擊。故不得不出此曖昧之態度也。吳氏初抵衡陽。即與南軍約保護患民各不相犯。一面議定招撫辦法。凡

被和誘。及脅迫之南軍。一律招撫。屬於本籍者。給費謀生。外籍者。予資遣回。絕不究其既往。軍民因之大安。曾有一函致南軍。略謂「以同袍同澤之人。爲爭地爭城之舉。而復無一紙書。以道達誠意。投之於心。良用歎然。此次南北競爭。多以時庫齟齬。遂致雙方誤會。兵連禍結。塗炭生靈。所耗者吾國資財。所傷者吾國元氣。無論孰勝孰負。利害同之。在諸公深明大義。自然洞曉此中癥結。勿待煩言。徒以未發之先。實具有萬不得已之苦衷。遂致既發之後。又含有不能言之隱痛。此亦彼此之所同也。佩孚奉令出師。南下數日。轉戰襄樊。迭復岳長。所謂名城要隘。舉不可恃。在兵法已成有進無退之勢。目眈衡山南北。烽火頻驚。湘水東西。室家失據。則大有不忍於心者。誰生厲階。至今爲梗。長此糾葛。庸有益乎。云云。」吳氏此函慈祥和佛之忱。溢於言表。宜乎南軍均爲其感動。而頓釋仇視之心矣。吳氏屢電中央請劃界停戰。段祺瑞不允。並屢電令其停止招撫。段氏之暴橫。實所難堪。而執迷不悟。又實可憫。安福系之軍人。隨戰固畏葸不前。而一聞段氏之斥責吳氏。則皆竭其力之所能。撻拾詬誶。造作蜚語。謂吳氏通敵受賄。率請加以處分。張敬堯則尤忌之甚。每假吳氏名發主戰電。吳氏不知也。其實南北本爲一家。何所明敵。吳氏主張和平。不特爲全國之利。亦並無不利於段氏者。尤何所謂通敵。安福系之利令智昏。顛倒是非。一至於斯。是真可痛恨者也。段氏知吳氏終不可以勢力金錢動。乃秘囑以

徐樹錚代之。吳氏屢發主和通電。情辭至爲真摯。全國爲之感動。以爲撥亂反治。太平有日矣。獨張作霖附和段祺瑞尤力。極端反對。且謂直魯軍畏敵不前。自請率師赴戰。此亦可見好亂爲盜。賊天性。決非言語所能促其悔悟者也。吳氏屢發主和電。西南全體贊成。復電有「炳若日星。凡有人心。莫不頂禮。」「樹全國軍人之模範。他夫薄俗翳張之人」之語。並要求中央派吳氏爲議和全權代表。段祺瑞聞之憤甚。謂吳氏爲北洋後起者。斷無代表北方資格。並謂如總統允許。彼必提出抗議。且以某種手段對待。七年九月二十一日。吳氏電中央請十日內決和戰方針。否則自由撤兵。加以曹錕亦有主和電。段祺瑞知大勢已去。乃決定辭職矣。當段氏堅持武力統一之主張時。其左右方利用時機借款借權。朋分其利。無一進忠告之言者。段氏遂以爲同心同德。可以堅持到底。吳氏曾列段氏門牆。不忍坐視其失敗屢以私人資格規勸。段氏均嚴辭斥之。吳氏之最後電略云。一師長爲首請全國能兵通電。計達鈞鑒。旋奉國務院覆電。大致謂此次提議。應由各勳望發起。該師長職卑無發言權。竊窺意旨。似嫌轉圜。故不避忌諱。再進忠言。鈞電云。軍人應盡服從天職以下等語。學生直接服從者曹錕略使。間接服從者。陸海軍大元帥。大元帥希望和平。通國皆知。經路使在漢表示和平。學生即根據實行。謹守服從。無以過之。况軍不可從中變。古有明訓。故孫子曰。將在外。君命有所不受。周亞夫屯細柳營。軍中聞有將軍命。不知有天

子詔者。學生所以馭下也。且審度時勢。苟利國家。何不可爲。學生通電罷戰乃思患預防。爲元首爲內閣。即所以爲國家謀共和統一也。語云。良藥苦口利於病。深望我師改絃易轍。憐患難。速頒罷戰明令。以息內爭。以禦外侮。以厚民生。以延國脈。則統一之能力。即民國不世之隆勳也。云云。一段氏閱後。亦知吳氏所言者。至爲正大。無可矯辨。乃覆電謂提議和平。恐南人要求過奢。終無和平之餘地。吳氏又覆電云。「前次長岳失據。荆襄獨立。中央威信全失。學生以新銳之旅。根據大總統擬親自督師通電。伏闕請纓。銜命南下。故收戰勝之效。此次衡黃克復。已挽回中央威信。加以馬困兵疲。不堪再用。故呈請罷戰。倡議和平。實出學生本心。既非受人嗾使。亦非被人愚弄。耿耿此心天日可表。緣彼我之情既見。勝負之數難期。大勢所趨。非和無以善其後。如果中央能顧念民生。俯順輿論。開誠心。布公道。法理持平。毅然爲和平之表示。西南必當就我範圍。實在學生把握之中。倘其間有一二逞其私意。要求過甚。則是理曲在彼。當爲全國所共憤。學生一人。庸能獨異。當時激厲將士。不介而馳。在學生軍人。素重服從命令。屢勝之餘威。豈有中道畏葸之理。但不能逞一己之私意。置大局安危於不顧。吾師力任全局。當早見及。如蒙俯如所請。則南人不反。擔保十年。後如無效。學生以一師之力平之足矣。縱馬革裹屍。義所不辭。鄂汾陽軍騎服回紇。以有信用故也。利害攸關。惟吾師詳思而善處之。云云

。一段氏不特不加容納。而衝吳氏愈甚。譚曹雖令吳氏向之謝罪。吳氏又覆曹電云。屢電均所以維大局。救淪亡。現在以我國之時勢。及人心而論。除和解外。別無良策。敢請俯從師長之旨。極力進行。其完全責任。付之師長擔負。一俟和局告成。諸軍就緒。再當北上自請抗言之罪。不幸陷於覆轍。貽誤大局。自當伏闕請誅。豈徒謝過而已。茲將吳氏主和通電之最要者。錄其主張國民大會電。附錄於後。亦可以見其苦心謀和之梗概矣。

七年冬由衡州發出之主和通電

竊查我國由專制而改造共和。於茲七載。干戈擾攘。無歲無之。推求其故。多發生於法律問題。即以此次戰事論之。始於國會之解散。繼由傅良佐之促成。竟致兵連禍結。大亂經年。在此時期。耗款數千萬。糜爛十餘省。有用之軍隊。破壞無餘。精良之器械。損失殆盡。至若同種殘殺。生靈塗炭。尤足令人寒心。佩孚等。總角受書。稍知大義。痛國家之不振奮志從戎。每以整軍經武。消弭國患。爲惟一之目的。乃不幸外侮頻來。內爭不息。徬徨繞室。涕泗何從。即此次革命南來。亦明知閭閻之禍。非國之福。然爲維持中央威信起見。勢不能不借武力促進和平。俾內亂得早歸解決。協謀對外。因之忍淚揮戈。冀達初衷。詎中央誤聽宵小奸謀。堅持武力。得隴望蜀。援粵攻川。直視西南爲敵國。竟以和議爲逆謀。損其用意

。必欲殲滅西南各省而後快。夫西南各省。非中國土地耶。非中國人民耶。何竟以法律之爭。遂視爲不共之仇也。佩孚分屬軍人。即當愛國。國亡於外敵。軍人之罪。國亡於內亂。亦軍人之罪。此次中央平川援粵。實亡國之政策也。軍人雖以服從命令爲天職。然對內亦應權其輕重利害。而適從之。非抗命也。爲延國脉耳。特就我國對於內爭。不宜主戰理由。謹以管見所及。分析陳之（一）民國精神。全在法律。立法不善。必召大亂。國會者。立法之最高機關也。此次新國會選舉。政府以金錢大施運動。排除異己。援引同類。因之被選議員。半皆惡徒。此等國會。不但難望良好結果。且必以立法機關。受行政指揮。而等於贅員。極其流弊。卒以政府不受法律約束。僞造民意。實行專制。釀成全國叛離。外人瓜分之禍。緣此推之。亡國之兆已萌。若再以武力平亂。是惟恐亡之不速也。（二）我國既與德奧宣戰。方謀對外之不暇。若竟以有限之兵力。從事內爭。置外患於不顧。是對敵國事可屈服。對國人毫無還氣。重輕倒置。貽笑外人。是豈計之得者。況某國乘我多難。要求出兵。而喪失國權之協定條約以成。內爭若不即息。外患將不可圖矣。（三）我國內爭年餘。所有軍用各款。純由抵押借貸而來。用借款以殘同種。是何異飲鴆止渴。借劍殺人。長此以往。恐未罷國室之戈。已墮漁人之網。彼時猛省。後悔何追。况我國內爭。此次最烈。戰線由川至閩。橫互

數千里。用兵二十餘萬。以此對外。無論何國。莫敢輕視。計不出此。殊爲可惜。若仍堅持用武。連年不休。一旦外患紛乘。應付無術。內外交迫。將何以支持。國家用人。宜乎取德與才。不論其黨與派。民國以來。用人則與此相反。所以百廢不興。適足倡亂。傅良佐以操切而禍湘。徐樹錚違法而殺陸。國人咸爲不平。而政府不溯其惡不燭其奸。反使若輩電達法外依然專橫。賞罰顛倒。而猶以叛逆責人。大張打伐。是豈得謂之持平。若果開誠相見。人誰無天良。甘爲戎首乎。此而必服以武力。恐困獸猶鬥。禍無窮期矣。以上各項理由。各軍師旅團長俱表同意。即近湖南軍心理現況。均不欲戰。用特電達。即希鑒查。並請合開先行通電南北各省。提倡和平。使雙方前敵各將領。同聲相應。則大局轉圜。當易發生效力。云云。

直皖戰後主張開國民大會電

九年民國。變亂相尋。追求禍始。軍閥與政客階之厲也。軍閥以政客爲靈魂。政客以軍閥爲武器。偽造民意之術日精。而國民愈無所控訴。迭次政變。委曲遷就。敷衍一時。禍不能離。而天下之亂亟矣。比年來安福逆黨。朋比軍閥。以武力造法律。以外債成國會。遂至二三聖子。顛倒衆生。毒痛四海。可爲痛恨。幸派鹿一役。天誘其衷。革職潰散。元凶東奔。正

爲撥亂反治之機。慨自黃陂喪。綱紀凌夷。上無遺授。下無法守。舊國會廢。成三次戰爭。貽害全國。不料以搗亂始者。竟以赴滬分贖。投降安福終。久爲國人所不齒。新國會直統不明。省分不全。產生不正。根本不能成立。省議會。如某省之一家走卒。某數省之加薪鬥。豈能代表民意。又如各聯合會。既非法定機關。亦未能間執人口。然則欲解決新年之糾紛。發揚真正之民意。俾軍閥無所施其力。政客無所取其巧。奠民國之不基。而爲一勞永逸之計。果將何所適從乎。佩孚不敏。以爲含國民大會之一法。則將來政客軍閥。仍不免逞其勢力。肆其陰謀也。謹抒管見。略陳大綱如下。(一)定名爲國民大會。(二)性質。由國民自行召集。不得由官署監督。以免官僚政客。操縱把持。(三)宗旨。取國民自決主義。凡統一善後。及制定憲法。與修正選舉法方法。及一切重大問題。均由國民公決。他方不得藉口破壞。(四)會員。由全國各縣農工商學各會。各舉一人。爲初選。所舉之人。不必以各縣會爲限。如無工商會。寧缺勿濫。再由省會選五分之一。爲複選。俟各省複選完竣。即集天津。或上海。成立開會。(五)監督。由縣農工商學各會會長。互相監督。官府不得干涉。(六)事務所。先由各省農工商學總會。公同組織。爲該省總事務所。再由總事務所電飭各縣農工商學各會。即日成立。各縣事務所辦事規則。由該所自訂。(七)經費。由各省縣

自治經費項下開支。(八)以三個月內成立國會。限六個月將第三條所列諸項議決公布。舉行閉會。以上八條。不過草創大綱。所有開會細則。及應行修正之處。可由國民自行斟酌增損。益。鄙意如此辦法。可將南北新舊國會。一律取消。南北議和代表。一律裁撤。所有歷年一切糾紛。均由國民公決。既可免軍閥干政。政客投機之弊。更可免權利衝突。意見爭執之端。武力既無法壓迫。金錢亦無從收買。各省縣農工商學會。既為法定機關。即屬真正民意。一切搗亂奸人。更無可借口雌黃。管見如斯。未悉高明以為如何。所有欠缺疏謬。尙希指示。就正為荷。

第十四章 直皖戰事之原因

△透防軍西北軍之求助日本 △安福黨人之摧殘民氣 △國人對於吳氏除害之希望 △安福黨人之阻撓統一 △吳氏由湘撤防之主旨

直皖之戰。皖軍一敗不可收拾。安福黨人皆為獸散。不特大快於全國人心。即歐美人士。亦領手為中國慶。以為鐵口派覆亡。則從此賣國之徒。可以絕迹。而民氣振奮。國基鞏固矣。至今思之。設使不幸而皖軍勝。則安福派之縱橫猖獗。不殺盡同胞。以獻媚某國不止。果爾。則愛國之青年志士。在國內將無容身之所。而國家一縷生機亦斷然盡矣。其前途之黑暗。寧堪設想。吳氏此

戰之功。吾國人所當永矢弗諼。而愛國之心。亦當因之益加激厲者也。此役吳氏力主以武力解決之原因。其最要者有三。

(一) 爲剷除親日亡國之禍根。安福黨人欲假借日人之財力軍械。以達其把持政權。武力統一之政策。爲其所公然主張。毫無隱諱之事實。其始也乘加入協約與德開戰之時機。組織參戰軍。未出一兵。而歐戰告終。世人乃有參而不戰之諺語。段祺瑞。徐樹錚等。爲掩飾國人耳目計。則又將參戰軍改爲邊防軍。未幾。於邊防軍之外。又有西北軍。邊防軍以段祺瑞爲督辦。西北軍則徐樹錚自領之。名爲邊防。西北。而其駐紮地點。則爲京師與魯豫。顧名思義。亦不相符。其野心亦可見矣。而其餉械則完全出自日人。教練參謀。亦假日人之手。所謂軍械借款也。吉林森林借款。順濟高徐路之換文也。結果陡增日債至一萬萬五千餘萬。盡用之軍事。人民奔走號呼。不特不知警懼。而且依日人爲護符。大加壓迫。此京師學界所以有五四之運動也。當五四運動發生之際。僑居日人。四出尋隙。或派遣偵探。混入學生會場。以伺察消息。或於通衢之中。肆行誣辱。以冀激起風潮。有所借口。其時軍警當道。盡係安福鷹犬。對於日人之種種行動。熟視無睹。其且有希冀日人直接干涉。以壓服學生之奸計。設使學界少有不滿。則當時引起國際戰爭亦未可知也。他如魯閩湘之安福系軍人。亦大殘殺學生。民怨沸騰。全國騷動。吳氏時駐節衡州。

賭斯情狀。憤不可遏。始則以函電揭其奸私。冀以忠告之言使彼輩稍知改悔。乃彼輩銜吳氏因之愈甚。遂成不兩立之勢。於是吳氏知其不可以理喻。乃決計興師。爲民除害。人皆知直隸戰爭。吳氏所戰勝者。爲人所共知之賣國團體安福黨人。而不知區區一安福系。固非吳氏唯一之目的物。其理想上之敵蓋別有在也。吳氏由湘班師至鄂省時。各公團之歡迎詞。有中國自今而後。禦外侮。戡內亂。誅奸邪。掃妖魔。拯吾民於水深火熱之中者。必吳師長也。吾人之於三師北旋。不啻大旱之雲霓云云。國人當時對於吳氏屬望之殷。於此可見。而一般人之心目中。亦皆知舍吳氏外。軍人中無一有抱負對外之思想。而又自任之重如吳氏者也。

(二) 爲貫徹南北統一之主張。安福系既假外力。以實行其武力統一之妄想。乃不得不以軍事主權授之日人。日人既得參預軍事。則其要挾乃愈迫。而一般國賊惟有俯首聽命。毫無自由之行動矣。日人之挑撥中國內亂。或獻策。或助餉械。或散布謠言。爲其歷來軍閥之重要對華方針。又加之以安福系之甘心作僇。自投陷阱。時又當歐戰未完。日人乃視爲圖謀中國之絕好機會。此所以南北屢有謀和之動機。而均爲安福黨人所阻撓。即不啻爲日人所阻撓也。安福之倒行逆施愈甚。則南北之統一爲時愈遠。背道而馳。勢不兩立。吳氏之駐節衡州也。時以大義警曉西南將士。而又時相過從。縱談中國大局。久之雙方感情益洽。自將領以至兵士。皆欣欣如一家人矣。吳

氏乃認爲時機已至。遂宣布其原來之和平宗旨。西南要人同聲贊同。欲商之北方。以吳氏任和議代表。函電交馳。一時和平聲浪。彌布全國。發時之士。以及全國各界。方延頸跂踵。以俟太平。乃安福系一聞和平消息。不啻予以死刑之宣告。全體譁然。一方對於吳氏加以種種之牢籠。餌以廣東督軍。又復遣人疏通。動之以利。冀使吳氏寢其和平主張。吳氏一笑置之。而主和愈力。一方則嗾其同系議員。提出查辦吳氏之議案。其尤無恥者。利令智昏。不顧情義。擬加吳氏以賣叛國家。紊亂憲法之罪名。請宣布罪狀。置之典刑。是誠中國議會史上之污點也。彼安福議員之個人名譽何足惜哉。吳氏知非口舌所能成功。乃決計加以打伐。然使安福系於吳氏嚴防時。稍能容納其主張。不以其爲寇讎。爲上海和議代表。而爲輿論稍留地步。則吳氏爲愛惜民力計。又何至遽以兵戎相見耶。吳氏北旋至豫省。豫人全體歡迎。其致稱頌之詞。一如鄂人。吳氏當時演說有云。某此次北上。多有造作言語。謂爲有特別作用者。其實某以爲以一國之內。至於用兵。所苦者父老兄弟耳。軍人禍國。爲某所引爲奇恥。某疲師遠戍。餉械俱無。時局糾紛。和平無望。某不得不毅然撤防。以示不再蹈軍人內訌之覆轍。此次當請中央。組織超然內閣。整理內政。然後約集同志。一致對外。凡軍事協定。廿一條件。及一切賣國秘約。必以最後堅決手腕。請求廢除云云。又吳氏到鄭州後。曾發一電云。『今者全國之所希望者。乃全國之謀和。非局黨之

謀和。乃全國之統一。非一黨一系之統一。自王揖唐離斷和會。以金錢爲餌。名器爲釣。一體俾人政客。心醉神迷。入其彀中。銅臭薰天。名節掃地。不禁爲國家之前途懼。國民之前途憂。更爲諸名流之人格惜也。一觀此。則吳氏爲謀和平而黷兵之苦衷。益可表示。而安福之冥頑不靈。必欲斷送國家。罪實不容於誅矣。茲將吳氏重要之通電錄後。

九年六月由鄭州發出電

年來政治之黑暗。及外交之失敗。皆安福部從中把持。遇事阻撓。但求於己有利。不顧國家存亡。即如南北和議。中日交涉諸端。全國人民渴望解決。乃該部多方煽亂。罔上欺民。遂致遲會終於久停。魯案日形危殆。最近閩潮迭起。總揆避席。外交內政。益無措手之方。舉國震驚。莫知所適。猶復怙勢爲惡。倏惑常局。借助外債。恃武力以謀統一。不知人方欲棄我內爭。坐收漁人之利。經濟亡國。念之惕然。長此昏迷。伊於胡底。又其甚者。以事外之閑身。爲軍閥之禍首。排除異己。妨礙和平。倒行逆施。縱奸庇惡。近且編練勁旅。直指湘雲。欲事剪屠。以快仇敵。直國人所共棄。公論所不容。師旅長等。順國人之公意。本正義之主張。嚴防湘南。集中武漢。以消除奸惡。促進和平。力爭外交。以維國體。一俟運輸告終。即日揮戈北指。凡我同仇。共襄義舉。擁護相告。漢此督軍。

直軍將士驅安福系宣言

直軍全體將士。重申大義於天下曰。國於天地。必有與立。民者國之本也。平民主義。政治之極軌也。我國既採用共和政體矣。九年以來。干戈擾攘。民不聊生。望治愈殷。亂離愈甚。禍厥由來。則武人官僚政客。舉不得辭其咎。軍人亦國民也。請先言軍人之天職。與軍隊之用途。軍人以保國衛民爲天職。夫人能言之。願用得其當。則足以保國衛民。用失其當。則亦足以禍國殃民。比年來。軍隊益多。複雜益甚。其足稱爲正式國軍。不供私人之用者有幾。微之往事。可爲寒心。現在歐戰告終。敦幣開始。從前武裝和平政策。亦在廢除之列。以言國防。對外既無宣戰之日。以言平亂。對內尤不堪再戰。矧南北誠意謀和。即有糾紛。不難解釋。是無論對內對外。武力不甚適用。可以一言而決。敵軍有見於此。停戰最先。主和最力。急欲與民休息。左提右挈。以從事於和平建設之途。雖然。和議可以進行。南北可以統一。即軍隊收束。尙非其難之事。惟國家政治之中心。失其重力。政黨橫行。陰謀禍國。而爲人民所深惡痛絕者。則安福俱樂部是也。試一溯該黨之歷史。則徐樹錚實爲倡亂之禍首。彼假光祿爲過人。知國會爲立法機關。可以左右政局。遂出其伺來之金錢。收買多數之高等流氓。於是安福黨組織成立。佔有國會議員之大多數。名爲代表民意。實則受其指揮。夫國會原爲民國所不禁。惟既曰

政黨。則必有其一定之政策。安福部不然。其表示於外者。爭閥員。爭黨費。無弊不作。無利不搜。握財政交通之要樞。施詭斷利權之計劃。小之賄賂公行。以官爲市。大之私借外債。開路及鐵。國人遂奉以賣國黨之徽號。彼所產出之官僚。率以運動得之。一面供其黨費。一面自飽貨費。民既窮矣。財既盡矣。而黨人方腰纏百萬。裘馬甚豪。不惜爲亡國之前驅。殃民禍國。曷可勝言。顧安福特一政黨耳。爲禍之烈。至於如此。則以暗中大有人在。爲之發縱指示。一言以蔽之曰。武人爲其後盾而已。爲之電魁者。或擁有重兵。其間接所託庇者。更有特殊之勢力。而皆爲國人所大不利。人皆耳而目之曰。某督軍。安福之健將也。某省長。安福之重要分子也。熟視之。而莫敢誰何。夫暴民專制。已遠政治之常軌。茲更爲武人所利用。爲之推波助浪。是不啻武人官僚政客。朋比而爲奸。孰能禦之。故無論該黨如何高壓民氣。如何廢削階級。無敢有伸罪致討。倡言與安福爲難者。誠以城狐社鼠。其所憑借者深也。彼方挾其政治法律之常談。一若安福解散。不啻國會取消。而國會選出之元首。亦有連帶之關係。而現狀不能維持也。是不然。國會爲民意所依歸。元首爲國人所共戴。非一黨一系所得而私。是不得爲解散安福之際。顧安福既以武人爲後盾。投鼠忌器。恐或激成戰端。是又不然。軍人有入黨之禁。其與有關係者。不過最高級之長官。並非全體爲之懸犬。況軍人苟明大義。情同一家。何

至甘爲犧牲。戈操同室。是亦不得爲解散安福之障礙。雖然。解散安福。究係根據何種法律。不無疑義。曰根據全國之民意。安福存在。爲輿論所不容。罪狀昭著。故爲國人之先導。突起擊之。如應鴻之逐烏雀也。是亦有深意。不敢不爲國人正襟而道。共和主旨。全國一家。軍民同等。無論武人政客。官僚政治。暴民政治。均爲平民主義所不容。此輩在國內俱有一種特殊勢力。觀察今日社會。不容再有特殊勢力之存在。此世界潮流之趨勢。不可遏抑。歐美國家已視爲一種重要之問題。而急思所以解決之方。我國勞動界雖曰無人。誰能禁止過激思想之輸入。惟是飯碗問題。不能視爲官僚政客之獨有物。多數貧民迫於生活程度。時呈不穩現象。如勞動之罷工是也。此吾國前途之危險也。故欲謀所以救國之方。而洞見其癥結所在。必自解散安福始。而後政治始有軌道。而一切根本之建設。始能據以進行。抱定此旨。不屈不撓。且認爲一種政變。政治上改絃更張。國是上不受何等之影響。此我軍人之私衷大願也。我國人不亦漸有覺悟乎。不已對於安福口誅筆伐乎。若一任潮流之激盪。坐視國民之自起而自決。其影響所及。有不備政黨之更迭者。或不幸爲俄國第二。其謂之何。是誠大可慮也。故必須以政變之手續。消阻未來之革命。使國家不再見此不幸之事。顧或謂我輩軍人。加入政治活動。難免不懷挾野心是不然。天下興亡。匹夫有責。我若熱心富貴。對於安福方彘維奔競之不暇。情以驅取

位祿。分其杯羹。何必首先發難。爲國人驅除禍崇。至於和議問題。善後問題。裁兵問題。猶當奉行惟謹。其有紀律嚴整具文明程度。而表同情於我者。皆我之友也。其有狡掠奸淫。具土匪性質。爲國人所共棄者。皆我之敵也。爲社會驅除特殊勢力。絕不擴張自身勢力。爲多數國民圖謀幸福。絕不爲少數人擁護權利。皇天后土。實聞此言。佈告天下，咸使聞知。

直軍全體討徐樹錚文

天降妖孽。盡賊內訌。羣小跳梁。政綱解紐。水深火熱。靡有子遺。誰生厲階。至今爲梗。敵軍等。目擊時艱。痛心疾首。謹爲我全國父老兄弟縷細陳之。原夫徐樹錚者。魍魎爲心。豺狼成性。邀榮希寵。濫典軍符。德械吞歛一案。本應明正典刑。乃以阿附要人。苟全性命。乘機復起。鼓譟譟潮。厥敵總揆。脅制元首。以致合肥下野。黃陂蒙塵。國會天絕。都門禍起。川湘兩役。妄逞干戈。重慶喪師。長岳失敗。合肥之聲名掃地。中央之威信無餘。戰禍連年。烽烟四起。川陝湘閩。滿目瘡痍。此其禍國殃民之罪一也。罪莫大於百國。奸莫甚於媚外。徐樹錚兼而有之。媚骨生成。甘心作僑。自合肥秉政以來。徐樹錚經手所借日款。不下六億萬元。其抵押條件。雖合肥亦莫知其象。局外者更無從懸揣。如中日軍械借款也。軍事協定也。高徐順濟抵押也。滙業銀行設立也。莫非徐樹錚一手經營。對魯案則主張直接交涉。西北軍則權衡

操縱東鄰。全國抵制外貨。彼則毆辱學生以媚外。全國力爭國權。彼則斷送路權以賣國。以天下爲囊金。視疆土如敝屣。不惜分裂山河。屈膝外人。以爲對內之憑借。乘俄人內亂之際。冒陳毅垂成之功。勾結東人。取消蒙古自治。濫邀一時之名。隱伏無窮之患。此其賣國媚外之罪二也。黃陂即位。合肥當國。徐樹錚不過一院秘書長耳。乃某督入覲。則鬻索分肥。某督查新。則贖金作壽。假借夙援。擅作威福。上下其手。高下在心。唐長外交。則搖架於津門。丁長秘書。則被擠於公府。孫長內務。則受窘於閣席。洎乎直軍告捷。安福誕生。結黨營私。攬權竊柄。以國會爲城社可據。以元首爲奇貨可居。以國軍爲一系之爪牙。以疆吏爲一家之私產。盤踞財政。斷斷交通。曾李彈冠。梁周束手。魏朱染指。錢靳寒心。王揖唐擬老申江。丁士源併吞京漢。南池子則車馬水龍。太平湖則興波作浪。安福俱樂部。竟成官僚營業場。朝入黨籍。夕爲閣員。未蒞封圻。先納黨費。屈映光遺禍東魯。王印川荼毒中州。齊耀珊被逐兩浙。則轉任以謀魯。沈金鑑結款安福。則長浙以酬庸。四兇則跋扈於封疆。五賊則託庇於外府。飭令各省戡兵。而西北軍則私添勁旅。限制各省借款。而西北軍則仰給東鄰。天下可熱。竟之敢擾。此其把持政柄之罪三也。全國本爲一家。何嘗有南北之判。北洋原屬一體。何嘗有隴直之分。乃徐樹錚強分界限。挑播感情。既思以北圖南。更謀削直請皖。川湘閩陝。以起煙塵。合肥

河間。無端水火。皖直鬥力。南北搆兵。煮豆燃箕。內訌不已。更肆其收買離間政策。而使南與南爭。北與北戰。竹籟僑秘勾程李以謀湘粵離心。王揖唐厚結孫唐。以激滇桂起隙。唆廖周叛迹於滬浦。問二李反目於韶關。魯省則借馬以逐張。秦中則喊劉以襲許。鉤心鬥角。離析分崩。使詐使貪。流隨百出。同室操戈之慘。閭閻無底止之秋。追原禍首。豺虎不食。此其破壞統一之罪四也。陸建章爲北洋耆宿。徐樹錚曾謀併轄。無論其有無不赦之罪。既爲陸軍上將。特任命官。總以請命中樞。提交軍法會議。方爲公允。乃徐樹錚以新進後生。擅殺大吏。欺誑前輩。藐視王章。專橫恣肆。莫此爲甚。迨至各省疆吏。羣起責言。竟復矯命傳宣。以示掩飾。弁髦法律。擾亂紀綱。此其以下殺上之罪五也。徐樹錚一微末司書耳。經合肥適格提拔。扶搖直上。得有今日。對合肥應如何効忠補闕。矢志報稱。方不負乃公提拔之厚意。而乃飾非怙過。長惡不悛。朦朧聽。把持右左。合肥本無對內野心。徐樹錚謀獻軍閥政策。合肥原非媚外主官。徐樹錚妄獻觀日嘉謨。以致三造共和。精白乃心之元老。竟至聲譽掃地。不啻爲徐樹錚一人作牛馬。徐樹錚贖武窮兵。合肥爲積怨之府。徐樹錚敗國殄民。合肥爲棄矢之的。都曲離心。士卒解體。胸懷叵測。別有肝腸。西北邊使設置伊始。即思與邊防督辦對抗。公廣平行。目無長上。淫孽學射。忘本背師。此其以奴欺主之罪六也。以上六罪。不過舉其最舉大

者。其做窮兇極惡。罄竹難書。毒痛四海。民欲偕亡。惡貫滿盈。途窮日暮。亂臣賊子。人人得誅。敵軍義憤填胸。勢不可遏。國危民病。軍人之憂。爲國爲奸。決無反顧。謀虜戎行。引滿待發。掃清君側。奠我神京。所望全國士民。一致聲討。滅此羣醜。殲厥渠魁。取彼兇殘。齊我斧鉞。凡屬袍澤。同仇敵愾。既非黨助。不必觀望周章。前途倒戈。亦當各從罔治。猶明逆順。咸知大義。應天順人。時不可失。謹此露佈。咸與聞知。偕同安內。肅與乎來。

從以上各電文觀之。則吳氏決然以武力解散安福黨人。絕不涉及地位權利。及個人私仇。其居心之公正。昭然若揭。此其所以義聲一動。而全國無不歡作。鬱香以祝其大功之速成也。吳氏雖痛陳安福之禍國歷史。惟僅及於徐樹錚。及徐氏之私黨。並未連類及於段祺瑞氏。蓋吳氏雖爲徐等所愚弄。有背國之嫌疑。而無背國之成心。吳氏之不攻擊段氏。正足見其毫無對人偏袒之私意也。使段氏能容納吳氏之忠告。立行罷斥徐樹錚等。則段氏個人既可永保名譽。而國難亦不至遽然發生矣。乃段氏始終不悟。甘爲羣小所賣。自徐樹錚免職後。段氏即要徐東海。下令免吳氏之職。以爲徐樹錚復仇。徐東海堅持不可。段氏大憤。互起衝突。段氏乃聲言曰。中央不能懲辦吳某。予當代中央行之。遂一面發動員令。一面以武力迫徐東海下拿辦吳氏命令。有謂段氏迫脅徐氏下令時。有某國人與段氏同至公府。段氏曾以手槍懸嚇徐氏云。當時段

氏左右。稱明大義者。知輿論不可違抗。而人心已有所歸。深恐段氏甫奔行之。致遭覆敗。亦多爲之陳說利害。勸其稍緩行動者。乃段氏毫無轉圜之意。而一場慘劇。遂爲段氏之剛愎執拗所造成矣。當未決裂之前。保定曾開會議解決時局。列席者有十數省及各特別區代表。吳氏演說。略謂國事如斯。某身爲軍人。食國之祿。保國之責。義所難辭。部下兵士。雖不敢謂久經訓練。但亦頗知大義。設某黨某派。不顧國家。破壞大局。某雖能容忍。恐部下義憤填膺。亦難保無云云。戰後吳氏又詳言云。此次戰事。非曹段競爭。亦非直皖競爭。乃完全爲政治之改革。關係或人干政。包辦亡國之大害而已。凡此皆足以見吳氏心胸之光明磊落云

第十四章 直皖戰事之詳情

△段祺瑞組織定國軍之內容 △定國軍之購備日本械餉 △直軍之布告與戰略 △皖軍潰敗之狀況 △兩軍死傷之數目 △曹軍失敗之原因

段氏迫令徐東海免曹錕及吳氏職後。即組織定國軍。於九年七月九日成立。段氏自任爲總司令。徐樹錚爲總參謀長。衛翼武爲副官處長。丁士淵爲交通處長。秦國綱爲航空司令。靳雲鵬爲航空副司令。曲同豐爲前衛司令。曾毓雋爲參贊。傅良佐爲總參議。段芝貧爲前敵總司令。並延聘日本軍官多人。以壯聲勢。又加之以購自意國之四十米突擊射器。及槍彈六百萬。砲彈一百萬。俾

彈若干枚。而兩次購自日人之參戰軍械。亦完全發出。當時凡與皖軍有關係。而爲飯碗計者。無不意氣揚揚。一若一舉即可殲除直軍者。即段氏亦自以爲於數日間。即可以攻破保定。向人宣言。意頗自得。其氣燄亦云盛矣。其分配方法。以邊防第一師爲第一路。三師爲第二路。陸軍第十五師爲第三路。陸軍九十兩師爲第四路。共五萬餘人。七月五日黎明。各軍即向蘆溝橋出發。附以飛機若干架。暴發物若干噸。每師發餉十五萬元。同時並向日人借款八百萬元充軍費。以琉璃河至高碑店間爲西路第一道防綫。寶店爲第二防綫。曲同豐任前敵指揮。徐樹錚任東路指揮。陳文運任中路指揮。此皖軍之布置也。直軍方面。則吳氏自任爲直軍總司令。王承斌副之。指揮中西兩路。而以曹錕將任東路。吳氏所調赴前敵之兵士。僅第三師之一部數千人。設司令部於高碑店。其戰略分三路進攻。七月十日下午總攻擊令。皖軍曲同豐於七月十六日下午佔領高碑店。追擊隊通過松林店。至高碑店間。中直軍地電。死者甚衆。夜大雷雨。軍士疲甚。不暇爲備。直軍由固安前進。直撲皖軍防地。皖軍尙未覺察。天明齊起猛擊。皖軍逃竄一空。直軍遂佔涿州。當直軍之夜駛琉璃河也。皖軍大隊聞槍聲驚惶。急放重砲。適擊至其前綫十五師之陣地。十五師兵士以爲前後爲直軍所包圍。遂投降。其一部分未降者。知砲爲邊防軍所發。兵士皆大憤。均自卸武裝。不戰而退。且退且罵邊防軍不止。師長跪求維持不聽。十五師潰散後。曲同豐亦被俘。西路

皖軍乃完全失敗。直軍曹錕所部在東路失利，徐樹錚追擊將至天津，閻西路失敗，馳回北京。與段芝貴會商挽救。兵士已失戰鬥力。束手無策。遂各逃竄。皖軍乃自行取消矣。是役也。直軍獲山砲二十六尊。野砲十八尊，機關槍三十一架。槍彈兩車。直軍僅死十數名。傷五百餘名。備軍死一千餘名。傷二千餘名。七月十九日。徐東海下停戰命令。略謂「前以各路軍隊。因誤會致有移調情事。當經明令。一律退駐原防。共維大局，乃據近日報告。戰事迄未中止。羣情惶惑。百業蕭條。嗟我蒸民。何以堪此。況時方盛夏。各將士躬冒鋒鏑。大爲可憫。應責成各路將領。退收前方。各守防綫。停止進攻。聽候命令解決云云。」韓軍失敗之原因。固在於違反民意。而其兵士將帥之騷擾昏亂。毫無戰事學識。則尤無戰勝之理。其兵士均係新募者。既無經驗。又未受教練。將帥則只知饋養運動。媚外賣國。其對於段氏不過以利相結合而已。並無政治上主張之可言。惟曲同惡相具戰事學識。在前線戰甚力。故被俘。較之段芝貴之望風逃竄。尙爲彼善於此矣。戰事未開始之時。皖軍官震直軍善戰之名。均無圖志。第九師上級官多潛逃者。段氏聞之大怒。追回數名槍斃。於是軍心益散。吳氏於戰事未開始之前。即預定以三日期間。剿除韓軍。後果不爽。其神速誠爲從來用兵所未有云。

第十五章 直皖戰事之結束

△段祺瑞之自劾 △吳氏對於段祺瑞之保全。 △中央之懲辦禍首令 △日人之庇護

首照會

軍失敗。安福黨人聞風逃匿。置段祺瑞於不顧。段氏始知為羣小所賣。大悔恨痛哭至不欲生。屢擬以手槍自殺。為其左右所阻。乃呈請政府辭職。並通電全國略謂「祺瑞此次編制定國軍。防護京師。蓋以振綱整紀。初非黷武窮兵。乃因德薄能鮮。措置失宜。竟遭外人之責言。上勞主席之隱念。五衷內疚。至深眩惑。查當日既經陳明設有貽誤。自負其責。現在亟應厲行自劾。盡量參揭。業已呈明主席。請將督辦邊防軍。管理將軍府事務各本職。及陸軍上將本官。悉予罷免。並將歷奉獎授之勳位勳章。一律撤消。定國軍名義。亦予即日解除。以謝國人」。云云。吳氏對於段氏。原未認為與安福同惡共濟者。而亦頗重視其人格。極力主張保全。電請中央妥為安置。中央亦僅允段氏辭職。未加懲辦。設使吳氏乘戰勝餘威。對於段氏稍有不悅。則段氏亦將殉為禍首。而與安福羣小。同為通逃矣。此則不得不謂為吳氏之能顧全大局也。七月二十六日中央下令。開復曹錕及吳氏處分。卅日下令令辦安福黨人。略謂「此次徐樹錚等稱兵叢輔。貽害閭閻。推原禍始。特因所屬西北邊防軍隊。有令交陸軍部接收辦理。始則蓄意把持。抗不交出。繼而煽動軍隊。違背兵端。甚至脅迫建設上將軍段祺瑞。創立定國軍名義。招集隊伍。佔用軍地軍械。逾

趙法執。恣逞私圖。曾毓雋。段芝貴。互勾結。圖擾公安。並有濫用職權。侵挪國帑。曾毓雋。段芝貴。丁士源。朱深。王邦隆。勳位勳章。由步軍統領京師警察廳。一體該部切實澈查。呈候核奪。云云」命令發逃往青島。或蒙古國再舉者。卒以軍警捉外交團會議。英法美公使。均以安福黨人人民之惡感。該三國公使並同時飭令其使及全國輿論。亦屢次要求外交團拒絕安福黨英法美公使之提議。公然將安福黨人全體以正式公文回復。略云「徐樹錚。段芝貴。咸來日本使館。要求保護。本公使鑑於」予以承認。決定對於此等諸氏。加以保護。在收容所內。萬不得干預一切政治。且

。本便此次之措置。超越政治上之趣旨。即此等諸氏所受之保護。決非共於附屬政派之如何。而予以特別待遇。恰以該氏等不屬於政派之故。是以本使館不能拒絕收容。本使並借貴部對於此等衷意。必有所諒解也。云云。一日人之敢於冒國際之大不韙。而庇護安福禍首者。一方面爲貫徹其助長中國內亂之方針。而完全爲政治意味。一方面則利該禍首之財產。而思加以勒索。以滿足其私人之慾望。其尤關切者。則爲徐樹錚等經手押借之日款。欲扣留徐等。以爲索還地步也。日人明目張膽。援助中國內亂犯。以爲彼製造侵略機會。不肯直接與吾全國人民宣戰。吾國人閱日使之保護禍首照會。稍有熱血者。當無不憤其欺我太甚矣。此則所應與五七之國恥同視。而寢食不忘報復者也。其後日人又將徐樹錚放出京。使之繼續其賣國行動。而段芝貴曲同豐等。又以重金賄梁士詒。竟得特赦。於是幾羅法網。國人所欲得而甘心之安福禍首。遁逃不及二年。而又思蠢動。此真國家之大不幸。而日人之所歡躍者也。設使吳氏對於直奉戰事。稍有遲疑。則安福禍首。將盡行放出。而吾民又須多受幾分之塗炭矣。當直皖戰事開始之際。日人爲掩飾國際且計。會聲明西北軍。邊防軍之日人。離開職務。以遠嫌疑。然實際上日人仍以個人名義加入戰事。有名石井。及江口者二人。死之。其餘被獲者亦頗多。戰事方酣之時。駐紮楊村之日軍。會強迫直軍退出鐵路兩旁各二英里。而任邊防軍通過。大爲英美人所不平。皖軍有重砲兩尊以四百餘

人之力運赴前敵。此砲可容藥二百磅。口徑二十五生的。每彈重一千磅。彈之炸面二百平方米。遠射程中里二十餘里。即爲日本有名之八幡鐵廠所鍊之鋼。東京帝國兵工廠名手所製造。而第二批軍械借款之購人物也。由此種種之事實証之。則安福不啻爲日人之化身。設使皖軍得勝。則吾輩國民無唯顛矣。

第十六章 直皖戰事之善後

△吳氏首先聲明不干預政治 △吳氏提出之善後條件 △徐東海之誤國誤民 △張作霖之盤踞京師 △無恥軍人之輸誠

停戰令下。中央即派員與吳氏接洽善後問題。吳氏時駐節長辛店。向中央來使首先聲明。此次用兵。係根據國民公意。爲國靖難。目的已達。又何敢窮兵黷武重累人民。一切政治問題。武人不應干預。又言共和國家。民爲主體。中央施政苟能以民意爲標準。則人心自易翕服。莫難於以國民大會爲解決各項問題之方法。時吳氏欲單騎入京。表示其對於善後之主張。爲其部下所阻不果。逾日吳氏赴津。商同曹錕。向中央提出善後條件如下。(一)取消邊防督辦處官制。解散邊防軍。(二)取消西北邊使官制。解散西北軍。(三)段祺瑞暫爲安置馮山。聽候國民解決。(四)安福部自主攝唐以下。追取黨證。褫奪公權。(五)新國會停會。(六)徐樹錚等送保定懲治。(七)

安插難民。由中央撥濟。將安福禍首。及一般黨羽之財產查收。以爲賑濟之費。徐東海對於解散邊防軍。及西北軍。立即照准。懲辦禍首及解散新國會。則以中央自有權衡爲詞。不允照辦。蓋徐氏爲自己地位計。不欲犧牲新國會。而又爲各方勢力所牽掣。不敢嚴究禍首及抄沒其家產。畏首畏尾。依違其間。遂使政治不能爲澈底之改革。而吳氏以其權利地位乃至以其生命易來之機會。爲徐氏輕易放過。此則不獨吳氏所大不慊於心。而亦全國人民之所痛心疾首者也。吳氏戰勝後。全國各界。紛紛電賀。誦頌功德條陳意見者。不可勝計。當戰事甫開時上海一百十四團體之電文尤爲懇摯。略謂「數年來國人受安福黨人禍國殃民之毒害。農工商學。無日不企望國民出數千萬行血所養之國軍。起而爲民除害。前讀吳子玉師長宣言。雖能如民意之所以欲爲。猶慮其不能見諸實行。今果誓衆興師。義聲所播。河山壯氣。使不於此時掃蕩妖氛。除惡務盡。遺害國家之罪。諸公亦不能自諉。試觀我國年來對外秘約。賈路賣礦。何一非出於安福黨人之下。使非絕其根據。國家主權。將永受他人束縛。諸公今日既自負爲國爲民之責任。慎勿終墮彼方之詭謀。爲成伯所牽制。除惡未盡。遂借口於息事寧人。致重貽國民以痛苦。尙能一本民意。以義始者以義終。四億同胞。皆爲後盾。南北統一。亦指顧間事。云云。」滬團體從來易爲金錢所收買。製造不實消息是常。然對於吳氏之推倒安福。則絕無南北之意見介乎其間。而一致主張公論。此非吳

氏居心之正大。素有以折服之。要不足以使一般人之伏首貼耳也。當保定會議推倒安福時。曾有八省代表聲明爲吳氏後援。及戰事開始。各省均持觀望態度。按兵不動。而張作霖之居心尤爲難測。張氏素以乘間抵隙。坐收漁人之利。爲造就一生事業之秘訣。直皖戰事未起之先。張氏奔走京保間。擔任疏通調停。隱然取得操縱地位。對直系既不表示毅然一致之主張。對皖系亦復模稜兩可。旣而見徐樹錚疑之甚。欲以激烈手段對待之。始知調停不能成功。而自身已有危險。急返奉。作壁上觀。測其所屬軍隊。駐山海關內外。以伺動靜。比吳氏一戰擊敗皖軍。張氏匆促入關。至天津。令其軍隊沿京津路經通州。以兩師人佔領圓河及南苑。將皖軍之軍械盡行收沒。而又改編第九第五兩師潰兵。同時派兵入京城。大張其奉軍總司令告示。偵騎四出。專事抄沒安福黨人私產。邊防軍辦公處。遂爲張氏之行轅矣。其時直軍無一人入城者。而奉軍之聲勢遂震動京城。不特對於皖軍自認爲戰勝者。即對於直軍亦不以平等相視而儼然以大功自居。張作霖尤爲得意。以爲吳氏不過一師長耳。打仗則可。政治上無發言權也。一般人聞之。無不爲吳氏憤。而吳氏則力避衝突。絕不與之校。有識者乃知直奉之戰。終不能免矣。近來之武人專以搜括爲宗旨。因愛錢而怕死。因怕死則奴顏婢膝。卑鄙齷齪。無所不爲。平日則代表四出。極意聯絡。有事則雙方乞憐。以保地位。因勝敗爲態度之轉移。以權力爲從違之標準。此輩不除。人民之塗炭無窮期矣。

安福既敗。陳樹藩。盧永祥。田中玉。均紛紛向保定輸誠。且通電聲明其於安福無關係。在彼輩固視然不以爲恥。然而世人乃視之如狗彘矣。

第十七章 湘鄂川鄂戰事之原因

△吳氏之自治主義△湘川兩省出兵之原因 △安福餘孽之陰謀 △吳氏維持北方大局之

用意 △吳氏對於外交方面之表示 △吳氏論自治之函電 △湘川之拒絕調停

民國十年秋。湘鄂川鄂之戰。爲吳氏最不得已之事。而時時自引以爲遺憾者。蓋吳氏宗旨。對內用兵。已爲不得已。而對於標榜自治。借口統一者而用兵。則尤爲不得已中之不得已。較之直隸直奉戰事。以對內爲對外之手段者。其性質固截然不同。一般人對於吳氏之湘鄂川鄂戰事。固多不滿意者。然世人之責備吳氏。吾知當不及吳氏自己引咎之甚也。吳氏對於湘川不得已而用兵之理由。大概不外下述二種。

(一) 維持北方大局。以免分崩離析。吳氏素不贊成聯省自治主義。而主張先完成統一。然後立法。建設中央強固政府後。再推行地方自治。與西南主張之聯省自治。充量發達地方權力後。再議統一。設訂憲法。建設中央政府者。適相反對。此兩種主義。究以何者爲有利於國家。非片言所能判斷。茲固不暇深論。用湘對鄂用兵。均以援助自治爲名。其實別懷野心。各欲佔據鄂省

。以達其侵略鄰省。擴充勢力之目的。猶之民國四五年間。唐繼堯之入川。陳炯明之援粵也。湘省趙恒惕之出兵也。純爲鄂籍湘省軍官所要換。先是鄂人蔣作賓。孔庚等。與孫文預有接洽。孫文思利用機會圖鄂。乃允爲蔣孔後援。蔣即在湘組織政府。設立湖北臨時省總監。製訂湖北單行新約法。選蔣作賓爲省總監。同時張敬亦爲蔣孔所運動。通電聲言出兵助鄂。以故趙恒惕爲鄂人所挾。雖欲保境息民。而不可得。乃任宋鶴庚爲援鄂總指揮。兼第一軍司令。魯滌平爲第二軍司令。此湘省出兵之原因也。至川省之劉湘。則因被推爲川軍總司令後。即與張敬湘結攻守同盟之約。以把持長江上游之局勢。而其所部軍隊。在十師以上。分子複雜。統率爲難。不得不植其勢力於鄰省以籌軍需。而其注意者。尤在擴充川鹽引岸一事。於是亦高唱援鄂之聲。此川省出兵之原因也。有此二種原因。不僅川湘圍鄂。西南且將乘機大舉。北方大局岌岌不可保矣。此所以中央政府。不認鄂事爲鄂人驅逐王占元問題。而認爲南北問題。決以實力對待也。當戰事未發生前。鄂省軍人曾派代表赴洛陽。歡迎吳氏督鄂。吳不允。趙恒惕亦遣人約吳氏共取鄂。吳氏大怒。謂外交方急。國事不堪再壞。又何忍再事內訌。如曹炎午甘爲戎首。余決不能顧全友誼。趙氏代表默然而去。於此寥寥數語。即足以見吳氏維持北方大局之用意矣。

(二)爲防止安福之死灰復燃。當鄂人之運動驅逐王占元時。鄂省圍散軍人。及安福餘孽。皆

乘機而起。徐樹錚王揖唐等。亦秘遣心腹。往來於江漢間。一時喧傳安福有組織第三政府之陰謀。而川軍又與陳樹藩結合。助其餉械。共同攻鄂。吳氏始意對於川湘力主調停。及見川湘氣勢日盛。要挾過奢。而又濫招土匪。不可理喻。於是乃不得不示以實力。以爲調和手段。時外人謂吳氏之對川湘用意。係仿辛亥年。馮國璋之取漢陽。先加以懲罰。而後再主張調和。以期易於就範。此則深得吳氏之用心者也。

觀以上二種原因。則吳氏無論如何酷愛和平。亦不能不出於一戰。蓋不戰則和平既無望。而北方大局亦不能保全。當其時華盛頓會議方行開幕。西南政府既未得國際承認。所賴以維繫人心。鞏固疆域。而保留國家之對外發言權者。舍擁護北方政府無他策。設使因內亂而北方政府亦受搖動。則當時華會。正可以俄國情形爲借口。而損我國於國際團體之外矣。川湘鄂苟有真正自治之決心。亦何至於外交緊急之際。而首先發難。輕啓兵端耶。此其不顧大局。各便私圖之心亦可見矣。川湘鄂既均以自治爲唯一號召之名義。方以爲以此可以鼓動輿論。抵制吳氏之用兵。吳氏早知其計。乃屢次宣示其自治意見。以期促川湘鄂人士之覺悟。吳氏到鄂後。首先向外交方面表示不主張以武力統一。而真正之統一。須由國民自決。川湘鄂之所謂自治。不過欲借鄰省之力。以解逐村軍耳。將來各省效尤。互相報復。則中國無寧日。苟湘鄂軍不先決裂。則直軍決不担護任何

方面。以自殘同類。同時並聲明如湘省必以鄂爲附屬省。則決以武力對待。如不幸開戰時。祇限於湘鄂局部。決不延長。牽動大局。而又諄諄於自治之解釋。其與武漢紳商函云。自治爲救國要訣。佩孚素所主張。但各訂省憲。不顧中央。決非余所贊同。中央自治條例頒布。然後全國推行。佩孚敢謂誠以從其後。至召集以革命爲營業之黨人。而假冒自治招牌。則余敢斷言曰。決非民意。戰後又與湖南省會函云。此次湘鄂構兵。諸君亦曾探研其理乎。湘省自治敬聞命矣。師出浦東。爲湘省之自治耶。攻新堤。入襄陽。爲湘省之自治耶。然此特對外者。以言內部。地方官吏悉軍人所嚮背。地方財產。盡軍人所劫持。橫征暴斂。民不堪命矣。此湘省之自治耶。李烈鈞竊據湘西七縣。奸淫擄掠者逾半載。而湘省月供餉銀六萬。湘省某鉅公言之鑿鑿。此亦湘省之自治耶。夏斗寅率鄂匪數百。據長沙。蔣作賓結連宋鶴庚。魯滌平作亂。陷湘軍萬人於鋒鏑之下。得復謂湘省之自治耶。自治事業甚多。何不聞興起。如教育。實業。水利。交通。悉望果而張之。軍政。民政。財政。悉納於軌物之中。更望民安。政興法立。幸湘者勿論湘人。得不謂湘省有自治之實迹乎。佩孚陳師於岳陽江下。冀所以勝殘去殺。亦即所以維持湘省自治。所要求於湘省者。在戡軍蘇民。分權法弊。以實力維持湘省治安。鎮壓湘省暴亂。俾吾湘之父老兄弟。獲以息肩。若反此而別有所謂自治。是會長部落之說。則吾豈敢。又覆劉湘函云。自治之說。古有明訓。昔

大學言修齊治平。而必歸本於正心誠意。是實千古不刊之論。亦即中外人士談自治者之原素也。今試問我國之談自治者。其自處果何如乎。他省姑不具論。湘爲自治之濫觴。籌備期年。治績何著。以言裁兵。軍隊林立。以言理財。庫空如洗。環顧三湘七澤。百姓流離。徧覺衡岳洞庭。河山破碎。乃猶不知懺悔。假援鄂自治之名。甘爲戎首。輕啓兵端。佩孚爲保障鄂省安寧。即爲尊重民意。戎衣相見。非得已也。故兵攻岳州而不踰長沙一步。其有無阻礙自治之野心。凡和似湘人者。可以借鏡反觀之。然此僅就自治言也。若云聯省。更深駭異。今雖南北分裂。而商賈之貿易如故。人民之交際如故。熙熙攘攘。固猶是一國之民。未聞甲省仇視乙省也。昔美利堅行聯邦之制。固由分而合。今我國倡聯省之說。乃由合而分。流弊所及。直不啻舉二十一行省。裂爲二十一國。豆剖瓜分。不在疆鄰。而在齟齬之內。此真可爲中國前途一痛哭也。嗚呼。人心之陷溺久矣。民國十稔。禍亂相滋。中央所以無統馭之能力。良由各省之各自爲政。武人據地稱兵。殘民以逞。政客挑撥構煽。黨派紛歧。延至今日。一省之賦稅不足以供一省之兵費。遂不惜假援助自治之美名。轉移兵鄰省之詭計。噫嘻。本省且不能自治。而猶觀顏曰。吾欲援助他人自治。天下甯有是理耶。至云沙堤。本屬莫須有之談實無聲辯之必要。不嫌辭費。願就當日情形。重申其說。湘鄂交接之際。我軍尙在北岸。且居河流下游。假使堤防崩潰。則我軍先噬其魚。潰防所

以禦敵。而汴堤反資敵用。人雖至愈。諒不出此。造蜚語者。蓋未明戰線地理之形勢。而故作危言以聳動天下之聽聞。足下關懷大局。發皇民治。誠能縮減軍備。綏輯地方。使川省實業。漸有司法。行政。日臻上理。則風聲所樹。各省率當奉為楷模。不必競言聯省自治。而各省自無不治矣。佩孚半生戎馬。草濟危艱。微特功利等語浮雲。即毀譽亦付之月旦。責任所屬。義無寬假。爲國爲民。生死以之。知我罪我。非所計也。又與蔣作賓孔庚電云。諸君主張自治。鄙人亦酷愛和平。兩湖本是一家。孰非國家領土。苟以大局爲念。無事不可曲商。若藉自治之名。行割據之實。某雖不敏。竊爲不取云云。川湘之假自治名義而出兵。固世人皆知。而吳氏之爲行其自治主義而戰者。則於此函道。亦可見其梗概矣。使吳氏稍懷野心。則事前又何必屢與川湘磋商和平辦法。始則不允就總司令之職。繼則力辭巡閱使頭銜耶。中央之發表總司令及巡閱使命令。均未得吳氏同意。強之使就。吳氏辭之不得。則又請以巡閱使爲湘省撤兵之交換條件。乃鄂人亦知吳氏不就巡閱使職。則避此條件而不議。吳氏又屢與趙恒惕磋商撤兵。趙不允。吳氏有一函與趙云。直軍駐湘時。爲湘人造禍不少。此次以報施論。湘軍無助戰之義。趙仍持不可。英美領事亦數向劉湘提出勸告。停止進兵。劉亦始終岌強。蘇皖贛閩豫皖魯各省亦電請川湘出兵原因。川湘均置不理。此戰禍之所以不能消弭也。

第十八章 湘鄂戰事之詳情

△湘軍攻鄂之計劃 △吳氏之派兵助鄂 △王占元之失敗 △吳氏之最後主戰電 △吳氏之作戰計劃 △吳氏急攻岳州之原因 △岳州下後吳氏之停攻 △吳氏之不允設巡閱使行署 △吳氏拒絕中央進攻之電文

自武昌兵變後。鄂省閑散軍人。即要挾趙恒惕出兵攻鄂。趙初尙審慎。將作戰等赴湘結合在湘鄂籍軍官。夏斗寅。吳醒漢。不待趙氏認可。即行出兵。至三道口地方。與鄂軍衝突。蔣敗退。後趙恒惕加入。乃成大舉。其作戰計劃。以宋鶴庚爲總指揮。旅長葉開鑫。爲右翼縱隊司令。由平江向湖北通城進攻。旅長唐生智。爲左翼縱隊司令。由常德向湖北石首進攻。夏斗寅爲中央縱隊司令。先後。其主力軍爲第二師。魯砥平指揮第一師。向鐵路沿綫進攻。王占元聞警。下令將通城。景陽。蒲圻。嘉魚。監利。石首等縣。劃爲警備區域。飭孫傳芳。劉宗龍擔任防務。一面向中央及曹錕吳氏告急。吳氏即派蕭耀南率兵一師赴鄂協助。繼之以二十二師張福來。第八混成旅靳雲鶚。魯贛豫各省亦各派一混成旅。援軍既到鄂。王占元與陳光遠合辭請吳氏督師。當吳氏未到鄂時。湘軍已於七月二十八日下總攻擊令。二十九日魯砥平與宋大富在羊樓司衝突。湘軍不利。然因王占元平日不能得軍心。軍士多不欲戰。往往望風而退。且有高呼咱們不能賣命爲王家資產

業。棄置槍械逃散者。湘軍勢日盛。於是孫傳芳力不能支。讓出港口。新店鎮。羊樓司。楓樹嶺一帶地方。王占元知大勢已去。於八月五日通電辭職。以維持地方責任屬之蕭耀南。時吳氏仍未赴鄂也。希望和平者。方以爲王占元既去。而湘軍可以撤退矣。乃湘軍進逼愈急。通電西南告捷。大有一鼓而下武昌之勢。政府乃以蕭耀南督鄂。吳氏爲巡閱使。欲使吳氏以一身當南北之衝。吳氏到鄂後。主張和平。聲嘶力竭。毫無效果。乃於八月十四日發最後通電。略謂「湘借自治之名。行侵略之實。野心未已。忠告罔聞。再四思維。惟有武力制止之一法。現前綫鄂軍均令退駐武穴。所有汀泗橋至紙坊間。均由援軍分段駐紮。擔任戰守。惟統計現有兵力。僅一師兩旅。以當熾強之敵。似嫌不足。應請急予增援。俾資策應。云云。」於十九日下總攻擊令。以張福來爲前線總指揮。率二十四師及第三師。蕭耀南守汀泗橋。靳雲鶚等旅守後方。鄂軍久震吳氏威名。士氣陡增百倍。未下總攻擊令以前。吳氏令海軍會同魯軍規復新堤。連克卵石市。嘉魚。寶塔州。等處。二十日直軍奪取白螺磯。新堤後。湘軍雖誓死抵抗。然氣已大餒。遂集中羊樓司。吳氏乃與杜錫珪。親來楚振艦上駛督戰。隨帶衛隊兩營。機關鎗兩連。軍艦四艘。二十日正午抵螺山。時前線克復臨湘。直逼城陵磯。湘軍以大砲轟擊。激戰四小時。湘軍退。二十八日吳氏分四路進攻。湘軍在岳州者。二萬餘人桂軍三千餘人。亦加入。悉險死守。並在洋關架大砲猛擊。戰至

午後一時。湘軍不支。兩路直軍一擁而上。午後三時。佔領岳州。湘軍退守湘陰。吳氏之所以急於攻岳州者。因趙恒惕四出來援。西南政府已任命許崇智爲援鄂司令。若不一鼓下之。則戰禍必至擴大。而湘鄂問題。將演爲南北問題矣。岳州既下。吳氏下令正面停戰。派張福來全師。及江利。江鯤兩艦。駐岳州。時直軍全體請吳氏設巡閱使行署於岳州。吳氏以攻岳原係顧全大局解決鄂亂。個人毫無權利思想。不允。並下令湘軍若不反攻。各軍即不得前進。吳氏即返鄂籌議善後。發電主張國民大會。政府仍屢電促吳氏進取長沙。吳氏覆電略謂。「奉電乘勝進攻。未識中央究竟準備若干軍費。幸請先行電示。此次前後請餉。皆未蒙如數撥付。一旦兵次衡澧。仍恐如民國七年。佩孚在衡州景況。半年不發分文。實非所以堪此。今趙恒惕求和是誠。苟粵不來攻。似可乘機收拾。英美領事。先後而述。盼速息爭。內察國情。外採輿論。暫約停戰。以竣和平云云。」而蔣作賓。孔庚。宋鶴庚等。仍回粵乞援。且宣言誓不承認和議。時華盛頓會議開幕期近。吳氏深恐戰禍延長。有碍國際地位。故極力主張開國是會議。由國民公舉華會代表。及解決統一問題。而不顧大局之徒。深恐吳氏此議實行。於其地位權利有關。乃多方破壞。阻力橫生。卒致時機失去。使大多數之國民益形缺望而已。

第十九章 湘鄂戰事之善後

△武昌會議之條件 △湘鄂停戰之條件 △解散鄂省自治軍

岳州既下。吳氏返鄂後。即開會議議決。(一)將岳州臨湘一帶劃歸北軍管轄。(二)將平江臨湘以南。劃歸南軍管轄。(三)維持趙恒惕之地位。援助湖南自治。(四)兩湖聯防仍然繼續。九月一日。趙恒惕因英領事之紹介。與吳氏會於岳州英國兵輪中。由英水師提督爲證人。雙方締議平和條件。決議停戰條件九條。(一)沈鴻英所部軍隊即日撤出湘境。(二)江西軍隊退駐老關。現有湘軍仍駐滄陵。(三)石首公安塔市等處方面湘軍撤歸湘境。第八師駐現在防地。不得進擊。(四)平江通城方面湘軍。駐瀏陽。鄂軍駐通城。(五)正面以汨羅江爲界。三日後。湘軍撤至湘陰白水一帶。直軍撤至黃沙街長樂一帶。(六)湘軍如有在直軍防線內者。由直軍許其通過撤回湘境。(七)長岳株萍路。及江西交通。均照常通行。(八)自電令到日起。勿論直湘各軍退歸指定地點。不得有作戰行爲。(九)本辦法係暫時休戰辦法。俟確定辦法後。再實行罷兵。將作竇孔庚亦急向吳氏乞和吳氏提出之條件。(一)鄂省總監。以及前定各項名目。除允留一軍務司令外。其餘一律撤消。(二)副公安石首松滋爲該軍屯駐地。行政事宜交付省長管轄。(三)關於處置該軍。該軍首領無直接談判之權。應提出意見。交由和會公決。(四)嗣後解決鄂事。須以鄂省多數民意爲依據。蔣孔等不能阻撓。(五)該軍除有械軍隊存留外。其餘應解散。(六)該軍

嗣後不得假借他故。有越軌之行爲（七）該軍在處置未嘗以前。不得向鄂省索取月餉。同時並議定解散孫武等所召集之自治軍辦法。僅及一月期間。震動全國之湘鄂問題。乃竟完全解決。收功之速。實出人意外。當戰事發生時。其見愛於吳氏者。則多痛陳武力不可恃之理由。以期吳氏保全實力。勿輕開戰。其疾忌吳氏者。則私心自幸。以爲吳氏設或失利。引起南北戰爭。羣起而攻。則將一蹶不振。而從此莫汝毒矣。不知吳氏從容應付。行其無事。他人所視爲進退維谷。束手無策者。而吳氏則反拾危局。易如反掌。於是一般嫉忌吳氏者。乃造爲蜚語以中傷之。如所謂決堤淹民。及英國兵艦助吳砲擊湘軍等事。吳氏皆置之不辯云。張作霖見吳氏戰勝。亦遣代表赴鄂。接洽軍軍南下事。其意蓋仍欲出其直皖戰爭之故智。坐收漁人之利。吳氏婉辭却之。張氏之代表無辭而去。

第二十章 川鄂戰事之始末

△川軍攻鄂之計劃 △吳氏之驅逐川軍 △川鄂停戰之條件 △吳氏防川之布置

湘鄂相持甚急之際。川軍乘機由建始直趨巴東。直熊克武曾與趙恒惕協約。北軍攻湘。川軍即籌其後路。川軍共分三路。湖廣舟。張冲。兩旅。以王陵基爲前敵司令。由夔州水路直趨宜昌。爲第一路。由武宜一旅。袁一團。高文蔚爲前敵司令。由巫山渡河登岸。攻施南。爲第二路。由

但懋辛、何光烈、余際唐。三師中抽編兩混成旅。顏德基爲前敵司令。饒當陽。趙隨棗。爲第三路。共計兵力爲兩師四混成旅。兵額四萬。九月一日抵宜昌。鄂軍盧金山。以衆寡不敵。宜昌南岸悉爲川軍佔領。川軍計劃。擬襲取宜昌之後。再進攻鄂陽。與陳樹藩結合。奪武勝關。斷直軍歸路。吳氏一面布置援軍。一面致電劉湘。略謂湘鄂既已休兵。川軍亦應一致撤退。體念國步艱難。不應窮兵黷武。免令生靈塗炭。劉覆電謂。川軍係緣鄂人之請。襄助自治。目的未達。無論湘鄂是否携手。川軍無功不退。俟必要時。川軍自撤。實言之。既爲純粹義軍。宜取單獨形勢。鄂西應准四川自由駐兵云云。劉氏又屢拒領圍之調停。吳氏遂決定派二十四師往援。限令五日退出川軍。九月五日川軍在宜昌用小划向南岸偷渡。開始進攻。同時北岸亦有大部川軍。鄂軍盧金山。趙榮華。以小部迎對岸之川軍。而以大部集於北岸。酣戰一晝夜。攻破川軍要隘七八處。傷斃數千人。追擊三十里。北岸川軍乃肅清。八日鄂援軍抵宜昌。向南軍攻擊。激戰一日。又復連陷木盤山。朱家坡各要隘。川軍竄至新灘。追擊三十里。於是失地盡復。時吳氏親乘楚振吳艦。抵宜昌。即下令分南北兩路進攻。一由南沱溪經大新灘恢復巴東。復由巴東經楠木園。金界嶺。直攻巫山。一山安南嶺。經野三關。恢復建始。攻入川界。任張福來爲前敵司令。攻巫山。盧金山爲右翼司令。攻建始。王汝勤爲左翼司令。趙榮華爲總指揮。川軍望風敗退。撤至歸巴東。

吳氏即停止進攻。劉湘派參謀萬某求和。吳氏提出條件。(一)川軍由湖北境內撤退。(二)兩軍派遣負責之代表。(三)和議中各方面援鄂軍全部停戰。(四)和議總代表外雙方高級軍官亦列席。(五)和議開始時。雙方交換俘虜。(六)會場在宜昌商會。議決後。吳氏即回鄂資成蘇傳芳。宋大濬。守巴東。趙榮華駐施南。盧金山駐秭歸。張福來調駐岳州。並在宜昌南路。磨盤山。安安嶺。設置砲台六座。北路東山寺。天柱山。設置砲台二座。南津關。設置砲台四座。以防川人之反覆。及吳氏回鄂後。川軍仍屢次反攻。均失敗。趙恒惕在民國七年時屢爲吳氏所敗。九年湘鄂戰事。吳氏雅不欲再使其失敗。屢函謂其無幸勝之理。萬不必戰。趙氏不聽。後果再敗吳氏。吳氏相見於英國兵輪時。神色至爲淒沮。吳氏亦以背信棄義責之。劉湘於未戰之前。亦頗自負氣。欲與吳氏一較勝敗。又兼湘鄂兩戰之際。以爲吳氏不暇顧及。可以虛聲恫嚇。坐收其利矣。乃一再交綏。即爲吳氏逐出鄂境。自趙劉爲吳氏屈服後。湘鄂軍人。無敢抗吳氏顏行者矣。

第二十一章 直奉戰爭之原因

- △張作霖勾結梁士詒之用意 △張梁之接近安福黨人 △梁士詒之斷送山東 △吳氏揭發梁士詒陰謀之電文 △梁士詒之引用賣國賊 △交系奉系之發行九六公債 △吳氏請嚴辦張區之電文

直奉戰爭。其遠因固由於張作霖之驅縱跋扈。夙蓄假借日本勢力。以實行其蹂躪中原之野心。縱使張氏出以和緩之態度。對於中央政治。稍示寬容。不獨斷獨行。以激起國人之仇視。而予國人以難堪。則吳氏爲維持北方大局計。休養物力計。亦必以種種之方法。消弭戰爭。促張氏之覺悟。決不至以其蓄志對外之精銳兵士。輕於一擲。以貽笑於鄰國。而重累夫人民。乃張氏公然假借統一名義。目吳氏爲障礙。必欲去之而後已。其實張氏之能統一與否。其對於國人之感情若何。其從來對於南北之主張若何輿論早有定評。張氏之必欲去吳氏而後快者。純出於個人權利私心。以吳氏深得人心。主持公論。大不便於其操縱也。直奉戰爭之直接原因可分爲二。

(一) 梁士詒之甘心買辦。張作霖素與日本有密切關係。其政治上之操縱。多周計於日本願圖。張氏既依日本爲護符。則必扶植親日派之內閣。以爲其股肱耳目。於是乃因葉恭綽之屢次獻計。而乘機推倒靳雲鵬。擁護梁士詒爲總理。而其秘訂之條件。首在特赦安福黨人。蓋安福黨人。對於吳氏日夜不忘復仇。對於日本。則感其庇護之恩。又急思所以報德。張氏力主特赦該黨者。一方既可以借該黨人等以抵抗吳氏。一方即可以使之勾串日本供賣國之奔走。梁氏到任後不數日。即遵張氏之命。特赦安福黨人段芝貴曲同豐等五人。段曲等贖金千萬元以爲贖。張與梁分受之一舉而收數利。在張與梁誠爲計之得矣。梁既感張擁護之德。則不得不一意逢迎其親日主義。

適其時華府會議提議魯案問題。梁運電華會代表。主張膠濟路從日人之議。借日款贖回。並中日共管之條件。其詳細辦法。由中日直接交涉。而一面又親自與日使小幡接洽。華會代表接電後。以梁氏此種賣國行爲。實屬毫無心肝。皆憤甚。覆電不遵辦。同時爲英美所知。對於魯案問題態度驟爲冷靜。而日人乃利用時機。極力鼓吹梁士詒直接交涉之主張。於是旅美華僑團體。及國內人士大爲驚異。一致電請代表嚴辭力爭。而對於梁氏則盡力抨擊。勢不兩立。吳氏聞知梁士詒之賣國行爲最悉。故其揭發梁氏陰謀之電文亦最早其電文略謂「害莫大於賣國。姦莫甚於編外。一錯難成。萬劫不復。自魯案問題發生。展至數年。經過數閣。幸賴我人民呼籲匡救。卒未斷絕外人。膠濟鐵路爲魯案最要關鍵。華會開會經月。我代表填站力爭。不獲已而順人民請求。籌款贖路。訂發行債票。分十二年贖回。但三年後得一次贖回之辦法。外部訓條。債票儘華人購買。選法借款形式。免受種種拘束。果能由是贖回該路。而與外人斷絕關係。亦未始非救急之策。乃行將定議。梁士詒投機而起。突竊閣揆。日代表忽變態度。頓翻前議。一面由東京訓令駐華日使。向外都要求借用日款。用人由日推薦。外部電知華會代表。復電稱請俟與英美接洽後。再行。當此一變下鈞之際。梁士詒不同利害。不顧輿情。不顧外部。逕自回覆。竟允日使要求。借日款贖路。並訓令駐美各代表遵照。是該路仍歸日人經營。更益之以數千萬債權。舉歷任內閣所不忍爲

不敢爲者。今梁士詒乃悍然爲之。舉世昔經年累月。人民之所號呼。代表之所爭持。咸視爲兒戲。犧牲國脈。斷送名權。何厚於外人。何仇於祖國。縱梁士詒勾援結黨。賣國媚外。甘爲李完用。張邦昌。而弗恤。我全國父老兄弟。亦斷不忍坐視宗邦。淪入異族。祛害除奸。義無反顧。備有奇策羣力。急起直追。迅電華會代表。堅持原案。凡我袍澤。備作援援。」云云。吳氏並通電全國主戰籌款贖路。同時華會國民代表。亦有電致全國。謂「政府代表。對於魯案及二十一條。堅持其力。同時北京一方面。隱囑專使。開始直接交涉。梁士詒電告專使。接受日本借款贖路。與中日共管之要求。北京政府。更可惜此多得日本之借債。北京交涉之耗。已息息登載報紙。日本公言北京已接受其要求。吾人之苦心努力。全歸泡影。北京似此行爲。吾人將來無力爭主權之餘地。」云云。梁士詒又復引用親手訂定順濟高徐路借款草約之陸宗輿。及著名賣國。國人所欲得而甘心之曹汝霖。予以市政督辦及勸業專使之職。以表示其見好於日人之苦心。當此時。對內則安福已將復活。對外則華會外交完全失敗。不待日人之以武力侵略。而我國將自傾於朝鮮安南之列矣。此吳氏之所以決計犧牲一切。而爲國家討賊者也。

(二) 交系奉系之破壞財政。梁士詒因連年爲政治活動。及私人營業之損失。已瀕於破產。即交通銀行梁氏虧款一項。已至數百萬。於是乃急欲攫取總理地位。以爲彌補個人損失之計。乃主

張發行九六鹽餘公債。及某項大借款。而奉系則與之勾結。以武力爲其後盾。大有曠機拍賣國家之勢。吳氏乃嚴電請政府取消九六公債。並請將主張發行公債之張弧交付法庭從嚴治罪。張弧一方面煽動銀行界。向吳氏提出責難。一方運動某國贊成。並潛赴奉天求救於張作霖。張以大利所在。竭力庇護之。張弧乃得以奉軍官之保護。而公然回任。吳氏反對九六公債重要電文。略謂「張弧以財竈賭魁。腥聞中外。髮昔以犯賭逮捕警廳。我大總統知之最審。各銀行團亦知之最深。而此次竟容其竊位度支。竟任其發行九千六百萬鹽餘公債。彼反藉口奉大總統敕令公布之。由各銀行團票力促成之。究竟此種竭澤而漁政策。是否出我大總統本意。及各銀行之贊成。不得而知。慨自財閥當道。罔利營私。國產利權。抵押淨盡。所有餘源尙存者。僅此區區鹽餘與關餘兩項。張弧竟併此而斷送之。稍有人心。何忍出此。夫中央軍警政費。及各省協餉。咸惟鹽餘關餘是賴。張弧遽發行九六巨額債券。應付本息基金。先以鹽餘撥付。俟關稅增收以後。即由關餘開支。不敷之數仍以鹽餘補充。將二者一網打盡。中央軍警政費。與各省協餉。一律斷絕。未悉何以善後。惟會提加二五關餉。已聲明作教育外交司法補助費。如用此作基金。則三部之費。更何所出。外人對於中國權利取得之要求。往往欲於其範圍外增加干預上年有大借款合同之限制。尙欲得一機會而破壞之。冀昔洋債核要求太苛。財長拒絕不干磋商。張弧竟敢悍然行之。冀洋之要求

。遠過於前開時代。皆悍然許之。不惜開日後無窮損失之惡例。發行公債。必由外人簽字以保證。此項公債對鹽餘有絕對優先權。外人既負責任。即索權利。如監理鹽務署。統轄緝私營。自應干涉內政侵凌軍權之厲階。更可使外人經濟政策。肆行無碍。張弧之肉。其足食乎。如謂舊債必須償還。試問此七千餘萬舊債。如何成立。如何用途。全國僉謂曖昧不明。斷無履行之義務。張弧乃必欲履行之。且汲汲焉恐履行之不速。其意何居。肺肝如見。舊債既有抵押。何心更發債券。以重剝削。詐術雖工。無以自掩。如謂七千餘萬舊債之成立與用途。絕無影射浮冒等弊。何不將合同全文。與支銷簿記。宣示國人。九年銀行聯合會宣言有曰。今後決不借款於政府。而播復時代之五千萬鹽餘借款。計在宣言之後。此又何說。除銀行借款外。尙有許多某記公司借與財部款項。此某記公司並無此等商號。更未悉附屬何人。人但知財部因借債而得回扣。殊不知更有已得回扣而未借債者。且更有如元記公司與農商銀行已還款而又開列者。憑空結撰。想入非非。稍有心肝。何忍出此。張弧所誇示於人者。豈不曰化散爲整。易重賦輕。自以爲得意之筆。而蔑視全國。閱若無人。夫播復時代借款。利息不過一分。今張弧許銀行八四回扣。再加八厘行息。已達二分四矣。更扣手續費與匯水。利息已在三分以上。所謂減輕利息者。果安在哉。此項九六債券。除折扣外。尙不敷抵還之數。此中孰多孰少。孰還孰不還。操縱權衡。操於一人。各銀行

急於得款。焉有不盡力報效者。張弧更將歷任當局所有違法借款契約。逐件指摘其短。聲言某項應作無效。某契約應予取消。各債權人驚恐無着。暗許以提成報效。因而彼此心照。認加公債之例。此項利益。當在二百萬以上。折扣扣及抵押品利益。尤爲美不勝收。蓋既還舊債。則舊日之抵押品。如中行官股。與七八年公債。暨其他有價之物品。當然贖回。譬如五百萬借債。必須有千萬之押品。今抵還七千餘萬舊債。則贖回萬萬以上之抵押品。皆入於張弧之手。而聽其宰割支配。吾國尙有人乎。更有徐樹錚濫借之外債。不明用途。亦無押品。我政府向未承認者而張弧則利其重利。亦皆承認。允以債抵債之。祇圖肥己。不計喪權。喪心病狂。莫此爲甚。總計以上各種利益。張之肥已近兩千萬。其剝削伎倆之巧。貪墨魄力之大。誠可謂空前絕後。宜乎彼語其密友曹陸曰。此舉若成即予以元首總理亦弗屑爲也。彼恐國人詰責。乃藉財政公開以掩飾。試問登於公報之收支數目。何不列入贖除。四百三十萬交於高齊之帳單。又何以竟差百萬乎。撥入私囊。其罪証。吾國何不幸而有張。吾民何不幸而更有與張朋比爲奸之銀行團。貪吏奸商。互相狼狽。巧取民財。盜竊國產。賄魁當道。視理財如博奕。以祖產爲孤注。我國民一息尙存。焉能默認。羣情憤激。忍無可忍。我大總統天視天聽。萬方宗仰。既知張弧爲奸邪必不容其禍國竊位。伏望立即罷職。交付法庭。以謝天下。我銀行團預存愛國之心。應即嚴拒張弧所結爲債交易。

以謝國人。不然者利令智昏。激起衆怒。時勢所趨。潮流所至。誠非佩孚所敢知也。謹抒陳善閉邪之心。盡匹夫有責之義。急不擇言。惟海內察之。」

第二十二章 直奉戰爭之詳情

- △梁士詒之爲張作霖劃策
- △曹銳曹錕之附奉
- △張作霖入關軍隊之分配
- △吳氏之軍事布置
- △西路戰爭之激烈
- △歐美人士之驚服吳氏用兵神速
- △吳氏對於京師商會代表之演說
- △吳氏對於天津各界代表之演說
- △徐東海之懲辦禍首
- △張作霖之退守瀋州
- △東三省之獨立宣言
- △吳氏之再逐張作霖
- △馮玉祥之播平趙傑
- △張作霖之親日
- △馮玉祥之出兵通電
- △吳氏之推崇王承斌馮玉祥
- △吳氏之痛斥張作霖

梁士詒葉恭綽電文

吳氏責斥梁士詒賣國之罪愈嚴厲。而梁士詒之求救於張作霖亦愈迫切。蓋梁氏自知賣國之罪。既不可遁。則與其飾辭自辨。不如假借張氏之力。以壓迫吳氏。或可徵律於萬一之勝利。而張作霖亦機樂氏免職。則其政治上之主張失敗。亦不易再有賣國機會。梁氏既極力爲張氏劃策。擔任籌劃及離間曹吳。聯絡孫文。段祺瑞。以爲南北夾攻吳氏之計。曹銳。曹錕。爲保全其地位財產計。乃亦潛赴奉天。秘密犧牲吳氏地位。以爲調劑直奉勢力條件。張氏大喜。乘機要挾曹銳承諾增加

入關奉軍。此時吳氏仍靜居洛陽。毫無表示。而張作霖則以爲千載一時。先發制人。乃與吳入關。其計劃以山東河南爲東路。山東遣張宗昌。吳光新。召土匪由青島擾亂濟南。河南則賄買趙倜爲內應。陳樹藩爲西路。西南之北伐爲南路。三面包圍吳氏。而又暗與日人締結條件。以籌餉糧。奉軍於四月八日開始入關。分五路進兵。張作霖自任爲總司令。張景惠爲右路司令。張作相爲中軍司令。張學良爲左路司令。因京奉路有條約關係及英人之抗議。不能積極運兵。乃以調防爲名。逐漸輸送。開拔費五百萬元。定名爲鎮威軍。共計人數爲二師。十一旅。一獨立團。加以吉林兩混成旅。黑龍江一騎兵旅。熱察綏三特別區各一旅。四月十一日上午。張作霖率全體軍官在奉天北大營行誓師禮。以奉事屬於王永江。親身入關。大有破釜沈舟之概。張氏原擬起用張勳。統兵南下至徐州。以與新安武軍聯合。一面掩護張文生以控長江下流。一面掩護趙倜。以牽制吳氏行動。並以段祺瑞駐小站。以號召安福餘孽。後因恐戰線過長。首尾不能顧及。而吳氏又於滬路駐重兵。乃變計專以直隸境爲作戰區域。張氏入關後。駐軍糧城。以重兵遷駐於馬廠。靜海。楊柳青等處。是爲東路。以張作相之第二十七師爲主力軍。資店辛店間。以張景惠爲司令。汲金純之二十八師。及奉軍暫編第一師。爲主力軍。是爲西路。以許蘭洲統騎兵直趨固安。是爲中路。其防禦成一長蛇形。所備軍提式。三路共有重砲十數尊。機關槍百餘架。又將陸軍都統府

之價值五百餘萬元之軍火取去。士飽馬騰，方以爲直軍將聞風而遁。任彼長驅直入矣。其軍官某之檄文。有投鞭斷長江之流。走馬觀洛陽之花之語。其得意可知也。吳氏之布置。最初以奉軍擬乘津浦路南下。侵入河南安徽。故亟派重兵駐隴海路。後因奉軍改變方針。乃注其全力於保定以北之京漢路方面。所謂西路也。一方以奉軍遠據馬廠。乃亦派兵駐青縣大城等處之。所謂東路也。西路以涿州爲根據地。前鋒在琉璃河。高碑店。其配置軍隊二師。四旅一團。以王承斌爲司令。東路司令爲張國銘。軍隊計有一師三混成旅。兩路皆以保定爲中心。以鄭州洛陽爲大本營。而以馮玉祥之第十一師駐守鄭州。以防備趙倜。並令海軍泊秦皇島。斷奉軍歸路。吳氏自任爲總司令。曹錕自知不能勝任。聲明將一切軍事權限盡付之吳氏。以徇其部下之請。吳氏之作戰計劃。在縮短戰綫。以謀交通便利。兵力集中。其陣勢爲一三角形。所謂三角蛛網式。因縮短戰綫。故棄天津。棄馬廠。並將德州兵工廠之重要機件運去。以空廠與奉軍。津浦路完全讓與奉軍。或以爲吳氏讓津浦路於奉軍。未免失策。而不知吳氏固以予爲取。將以誘其深入也。雙方部署既定。於四月二十六夜。互相接觸。直軍進攻旋退。奉軍追之。在寶店地雷猝發。奉軍死傷甚衆。自此奉軍屢戰皆不利。吳氏之所以注重西路者。蓋欲掃清奉軍在北京之勢力也。西路奉軍以重砲掩護陣地。彈如雨下。激夜不停。而其最大之重砲則係直軍戰時得自邊防軍者。砲彈僅九百發。吳氏

偵知此砲移置長辛店。即派一軍官駐良鄉某山上。專記奉軍發大砲響數。計至五月三日午。已發千數。吳氏知其彈盡。即下令急攻。奉軍自開戰以來。經四五日之奮鬥。疲倦不堪戰。又兼彈盡。而直軍則自開戰以來。即以小數軍隊或贏弱者應戰。以分奉軍之勢。而擾其軍心。五月四日。吳氏乃自率生力軍若干人。一鼓而西路奉軍逃潰無餘。吳氏乘勝由長辛店直趨豐台。而東路中路奉軍亦相繼退避。故開戰雖經四五日。而吳氏對奉真正之戰爭。不過二十四小時耳。當在長辛店激戰之時。曹錕某部將。率隊衝上山岡。奉軍猛擊。全軍覆沒。吳氏聞信。立赴前綫。恐陸軍氣。仍命其繼續進攻。於是死傷頗衆。此傳言所以有直軍失利之說也。吳氏於未戰之前。即屢與某西人言。於三日間願奉軍出關。及西路奉軍潰退。吳氏登山顛指揮兵士追逐。某西人亦從之。吳氏又謂之曰。吾蓋失約矣。始則三日。今已五日矣。於是歐美觀戰人士。益服吳氏用兵之神速。謂雖德國之最新戰術。亦不之過也。吳氏肅清西路奉軍。即親身至西直門外。撫恤流亡。收殮潰軍。京師商會赴長辛店歡迎。吳氏再三聲明不准直軍一兵一將入城。吳氏當時並演說略謂「予前次推倒安福。本欲鞏固中央。詎料奉系復來。變本加厲。彼時但知維持中央財政。首重裁兵。殊不知政府收入年四萬九千萬。政費需一萬萬六千萬。全國陸軍費不過六千萬。尚餘二萬萬七千萬。自有把握中央財政者。乃另支出特別兵費七千餘萬。特別政費二萬萬。又何怪財政支絀。以後

財政須公開。不能任一人把持。中央有特權。何能任別省設立司令部。以後無論何省。皆當取精。一云云。商會諸代表皆歡躍而去。吳氏於五月六日抵天津。各界均赴車站歡迎。吳氏演說略謂「自奉軍入關以來。直軍已節節退讓。彼軍在直隸境內作軍中布置。將近一月。我軍爲自衛起見。始由南方調隊回防。屢次對彼懇切忠告。不欲輕易開戰。乃彼野心未死。節節逼人。始釀成此次戰禍。致令國人及各界諸君受無窮之痛苦。殊爲悲惻。今則直隸全土已告肅清。務望各界諸君。各安生計。勿庸驚擾。」云云。同時並聲明苟奉軍即時出關。決不窮追。徐東海以吳氏職勝。希冀保全地位。乃於五月五日。下令懲辦葉恭綽。梁士詒。張弼。十日下令免張作霖巡閱使。及奉天督軍各職。聽候查辦。並任命吳俊陞爲奉天督軍。馮德麟爲黑龍江督軍。當奉軍三路潰敗之際。張作霖猶思挽救。曾由軍械城至落堡督軍前進。奈軍心已散。聞直軍至即喪膽。張氏在車中。猶傳令退者槍斃。而潰兵已侵入張氏之車。且大呼曰。逃命逃命。此時無暇顧及大帥矣。張氏知勢不可爲。乃急回車與其子學良馳至軍糧城。葉恭綽梁士詒則已先行逃往日本矣。比直軍追及。張氏又退至灤州。於唐山。通平。古冶。昌黎等處。挖壕築壘。預備反攻。其殘餘軍隊。尙有二萬餘人。并宣布奉天獨立。有傳言其派員赴日求援者。其獨立宣言略謂。「北京各國公使。天津各國領事。暨唐山各國僑民均鑒。頃接徐世昌通告。業將東三省。熱河。察哈爾。特別區域

。及內外蒙古等處。假之不顧。是不認爲中華民國之領土也。本總司令。處此特別地位。惟有自行擔負一切責任。對於友邦人民生命財產。必力加保護。以篤邦交。所有前清及民國時代。所訂各項條約。一概承認繼續有效。貴公使等。如有交涉事件。請逕行照會灤州本總司令行轅。此後本總司令當以至誠之友誼。使通商關係益趨接近。藉以增進人民之幸福。自本月一日起。所有徐世昌訂立關於東三省。內外蒙古。熱河。察哈爾之條約。未得本總司令允許者。概不承認。一云云。雖經英美各國人士。極力向張氏勸說。請其保全生命。退回奉天。而張氏執迷不悟。謂寧死亦必再出一戰。令吳俊陞。孫烈臣等。大招胡匪。以期背城借一。然而譴者皆知其兵士已無戰鬥力。決不能持久矣。日本以保護僑民爲名。於奉天增加軍隊。東三省內部胡匪亦蜂起。吳氏初本不欲窮追。及見張作霖宣言獨立。誓死抵抗。而日人又借口增兵。深恐東三省內部糜亂。乃以王承斌爲國防軍總司令。專任進攻灤州軍事。并請徐東海下討伐令。以正張作霖賣國之罪。徐氏遲回不敢決。吳氏對於驅逐張作霖出關。因唐山爲鐵區。關係各國財產甚鉅。設或不慎。易起交涉。乃拋棄沿鐵路作戰計畫。而從右面經豐潤。包抄灤州。並用飛機向奉天散布傳單。謂罪只限於張作霖一人。若東三省人民爲張氏威力所脅。附和其獨立主張。則玉石俱焚。殊爲不利。由是東三省人心搖動。而各團體議決。力挽張氏回奉。張作霖亦見直軍包抄勢成。其前方所有戰線。均

用屬無。乃倉皇退回。而關內遂無奉軍矣。當張氏退回軍糧城時。曾致電趙倜。謂直軍已敗退。保定指日可下。令趙氏急起兵攻吳。交通系亦致電趙倜。如張作霖所言者。趙倜乃於五月六日。突率所部。進攻駐信陽之靳雲鶚一旅。馮玉祥聞信。即起救圍擊趙軍。蓋吳氏之留馮駐豫者。即防趙倜之叛亂也。故趙軍雖倉卒起事。而直軍仍從容應付。激戰一日。趙即潰竄。馮新會師向關封進攻。趙倜逃走。馮玉祥遂爲河南督軍。奉軍包圍吳氏之計劃實以趙倜之舉動爲重要關鍵。趙曾受奉軍三十萬元之賄。允先在中牟發難。張作霖擬事成後。以趙倜爲陝總司令。趙倜爲豫總司令。乃事前趙倜方欲發動。即爲吳氏所制止。吳氏屢以大義責之。戢趙倜之覺悟。不爲己甚。乃趙比竟爲張氏之偽電所誤。自投絕路。是亦盜賊軍閥之應有結果也。當奉軍秘囑包圍吳氏計劃時。人多爲吳氏危。以爲四面楚歌。大足困項王。而吳氏則毫不介意。日惟以詩酒自娛。蓋其計劃夙定也。張作霖於民國十年派其子赴日觀操時。曾與日參謀部訂有秘約。即以魯省礦產鹽田與日人合辦。鐵路不贖回。爲求日人助其統一中國之條件。華會開會期中張作霖遂推梁士詒爲總理。即所以履行此種條件也。張氏之子學良。赴日時。日人待以國賓之禮。異常隆重。而學良又曾在中國公使館邀請日人。於例非國家代表。如公使大使等。不能以使館爲議會之所。張學良並早自無中央矣。吳氏深恐直奉戰事發生後。日人出而干涉。故於戰前即通告外交團。謂直軍對奉作

戰。係以國軍剿除土匪。外人應嚴守中立。英美又根據九國協約以監視日人。日人乃不敢公然稱奉。戰事將開之前數日。日本憲政會會員徵詢其陸相山梨半造。對華方針。山梨氏謂（一）萬一將來戰事之結果亂及與日本權利有重大關係之東三省。而危害日本住民之生命財產等事之際。（二）義和團事件以後。中國與列國間所協定之中立區域內。如南北雙方出兵之際。則軍事當局實有相當之考慮。其辭意間即表示東三省不准有戰事發生。而只許奉軍攻入關內。不許直軍進攻關外。其初奉之意。顯然易見。所幸者吳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。於數日間將關內奉軍之勢力概本圖除。使日本不得因兵連禍結。而借口干涉。不然則其所謂相當考慮者。將以暗中之援助。變而爲公然之舉動。則關以外。將爲西比利亞矣。此國人所當日夜警惕。以臥薪嘗膽之精神。助吳氏達其最後之目的。若苟且偷安。徒稱頌吳氏之所最不恰意之對內戰功。則誠有負於吳氏矣。曩作霖敗後。日本東京青年黨組織張作霖援會。其總代表福田天峰並發出檄文謂。一今次奉直兩軍突然交戰。於日支兩國親善上。成不可忽之重大問題。奉軍首領張作霖之失脚。即傷東亞民族之安寧福利。換言之。使我日本帝國於東洋。不學不成孤立之勢。因此吾等日本帝國之青年。盡以東洋平和及安危。置於我國雙肩上者。際此時急宜奮然奮起。於保持東洋和平必要上。必須救護偉體之張作霖。與以最善之助力。實刻下焦眉之急務也。奉天軍潰敗。即於吾人亞細亞民族願

上。加以大脅威。援助失脚的倖倖的張作霖。即所以發露日本男子其精神的日本魂。舉率直軍相爭。以之爲奇貨。並具有極力監視第三國之態度。乃我大和民族必執行之任務。排率直私戰。使張作霖再興。即所以保吾亞細亞民族之安寧。時乎時乎日本櫻花國之熱血男兒爲東洋和平。其建起。以日本男兒的熱血濺滿域。（指中國）馬車裏尸。揮獅子奮迅的勇。此即日本男兒的本領。亦即天之使命。命我來東洋平和也。起。神州熱血男兒「觀此則日人之野心可知矣。馮玉祥棄職督而從吳氏出兵。其義氣之盛。感動全國。馮氏爲基督教中人。軍人中之愛國最著者。其出兵逼電略謂。「此次奉軍無端入關。甘冒不韙。以國家爲前提耶。抑以個人之黨見爲主旨耶。國內隨時之士。當可不言而喻。夫張勳復辟之罪魁。國人不齒。而張作霖引爲腹心。屢請起用。梁士詒帝制禍首。甘心賣國。而張作霖通電祖護。爲之作偃。跡其行動。帝制行將復活。玉祥剛身戎行。頗知許國之義。此次率師出關。將以共和之軍人。與帝制派之軍閥宣戰。若視爲奉直之關係。而坐視成敗。則帝孽猖狂。國亡無日。我輩與其任帝制復活。苟且以求生。何如爲共和效死。以慰國人」云云。張作霖原有帝制自爲之野心。故馮氏電中及之。馮氏軍隊。精神至爲整齊。歐美人士皆稱贊之。加入戰爭之潮。其左臂均有白布書烈士應爲上帝爲國家。戰死疆場。實爲大丈夫之光榮。身可殺。槍不可離手。槍折以柄擊之。柄落以拳抗之。拳碎以口咬之之聲。戰勝後。

吳氏回保定。曹氏兄弟親近郊外。曲意慰勞。吳氏亟稱道王承斌。及馮玉祥之功。而自已則謙辭未遑。此吳氏之所以能得人心。王承斌馮玉祥之所以對於吳氏傾心相從。而結爲刎頸交也。附錄吳氏聲討張作霖之重要文電如後。

論張作霖十罪電

國人苦胡逆張作霖久矣。雖以國家多故。犯而不校。啓大盜自新之路。存上天好生之德。涵育包荒。以有今日。斯固父老昆仲夙昔所怨責。而佩孚等所內疚神明者也。狼子野心。非我族類。德不能化。誠不能感。矯命亂綱。犯闕釋兵。罪惡貫盈。末日已至。長此容忍姑息。既無以拯國民水火之苦。更無以答友邦希望之誠。用敢厲兵秣馬。整戎戎行。宣揚罪魁。昭告中外。張作霖包藏禍心。竄竊神器。盜取圖謀統一之名。陰行破壞統一之實。變歲國民大會。原期排難解紛。而張則力阻其成。比年西南北犯。無非增長內亂。而張則甘爲作俑。近復勾結叛逆。四出誘兵。障礙統一。其罪一。梁士詒洪憲禍首。張作霖則舉爲總揆。張勳復辟罪魁張作霖則邀求巡閱。倒行逆施。危害國體。其罪二。害莫大於禍國。姦莫甚於通外。張作霖兼而有之。嗾使耿玉田連橫俄人。誘致蒙匪。劫護梁士詒直接交涉。斷送青膠。勾通外人。貽禍祖國。稍有人心。何忍出此。喪權頹外。其罪三。華會告終。友邦勸裁無用之兵。而張作霖則招匪以爲

兵。青島收回。吾國視爲新創之試。而張作霖則運師以掩鼻。喪心病狂。負罪友邦。其罪四。國之興立。惟在法紀。破法亂紀。張實作俑。以法令爲芻狗。視元首若弁髦。法紀蕩然。政綱解紐。擅調軍隊。挾制中央。趨斷政權。屢召會議於京津。威迫河間。突然遣兵於滬口。猶舊陳師入關。危及元首。破壞法紀。其罪五。京師首善之區。中外矚目。秩序森嚴。自張派軍事盤據。白晝劫掠。跋扈恣睢。開闢則一夕數驚。商賈則談虎色變。政以盜成。賊爲民害。豺狼當道。狐鼠橫行。縱匪殃民。其罪六。設官守土。各有其責。疆域攸分。界限斯何。特別三區。原屬直省管轄。京兆津沽。原爲直軍駐守。乃以德報怨。任其宰割。既佔察哈。復據熱河。京畿首都。乃成盜匪之外府。津沽要地。盡屬盜匪之防區。既讓小站馬廠。又讓靜海天津。彼竟得隨望爾。佔據永清霸州。遼窺保陽。讓之不已。無所逃避。守土保民。義無反顧。彼竟開釁。黷武逞兵。其罪七。昔魏秦身息軍械。今劫三家店軍火。攫取餉糈。則竭澤而漁。剽竊金錢。則囊括以去。致使陸海各軍餉糈無着。雖告葉恭綽長交。則受賄三百萬。近今梁士詒入關。又報效四百萬。張派發行公債。則更所入無算。劫掠餉械。行同盜匪。其罪八。帝制安福之黨。則盤據要津。梁葉張派之輩。則授爲護符。所有作姦犯科亡命盜匪。無不收納。關外爲胡匪發源地。遼瀋爲罪人遺遺藪。招亡納叛。其罪九。大山金波。有恒。義父也。而背叛之。囑

以贈村香岩。隨友也。而驅逐之。孫烈臣湯玉麟貪賤交也。而猜疑之。藉使耿玉田謝道燾。乃跪之於獄以滅口。狼若呂布。凶逾朱溫。殘殺同類。其罪十。總其罪孽。擢髮難數。窮凶極惡。豺虎不食。作霖不死。盜匪不去。統一難期。若其常此肆虐。永為民害。則人道可以不存。國法可以不立。白山黑水之馬賊。得以縱橫一世。馳騁中原。國家之體面何在。國民之人格何存。佩孚等既負治盜剿匪之責。應盡勦盡除惡之義。爰整義師。殲厥渠魁。以快公忿。以快人心。罪止一人。脅從罔治。凡屬前途倒戈。厥為明哲之士。若其徘徊歧路。必貽附逆之羞。敢恨伺仇。獨夫氣餒。人心厭亂。天意亡胡。從此殘暴既除。和平可視。障礙既去。民國以安。謹此佈告。中外共鑒。

閱張作霖主張統一電

慨自軍閥肆虐。盜匪橫行。殃民無國。盜名欺世。不曰謀統一。即曰去障礙。究竟統一誰謀。障礙誰屬。孰以法律事實為標題。孰視土地人民為私有。弄權者何人。罔顧者安在。中外具瞻。全國共視。當必有從辯之者。是故道義之言。以盜匪之口發之。則天下見其邪。不見其正。大盜之窟。入於王莽之策。則為妄說。統一之言。出諸盜匪之口。則為欺世。言道義而行盜匪。自以為果世可欺。聽其言而觀其行。殊不知肺肝如見。事實具在。欲蓋彌彰。徒形其心勞日

拙也。佩孚等忝列戎行。以身許國。比年來去惡勸奸。止戈定亂。無非爲謀和平求統一耳。區區此心。中外共見。無論朝野耆宿。南北名流。如嘉謨嘉猷而可以促進和平者。無不降心以從。其有藉口謀統一而先破統一。託詞去障礙而自爲障礙者。佩孚等外體友邦勸告之誠。內撫國民水火之痛。惟有盡我天職。扶持正義。彼以武力爲後盾。我以公理爲前驅。得道多助。失道寡助。試問害民病國者何人。結黨營私者何人。亂政干紀。割劫國帑者又何人。輿論即爲裁判。功罪自有定評。惡賊不除。永無寧日。爲民國保莊嚴。爲華族存人格。凡我袍澤。職責攸在。除暴安良。義無反顧。敢布腹心。惟海內察之。

與全國各界電

接直隸省議會電。以奉軍入關。謠言紛起。尋見兵戈。卒情惶恐。紛紛來會懇代請命。務懇雙方捐除成見。免啓釁端。本會代表三十萬人民九頓首以請等語。當復一電文曰。咸電敬悉。與凶戰危。自古爲戒。余獨何心。敢背斯義。佩孚攻擊梁氏。純爲其禍國媚外而發。並無他種作用。孰是孰非。具有公論。至對於奉軍。佩孚上月燕日通電。業已明白表示。是否退讓。昭昭在人耳目。乃直軍未越雷池一步。而奉軍大舉入關。節節進逼。孰爲和平。尤爲共見共聞之事。貴會愛重和平。渴誠勸告。佩孚與曹巡閱使均極踴躍贊成。但奉軍不入關。戰事無從而生。請

君企望和平。應請要求奉軍一律退出關外。直軍以禮讓爲先。對於奉軍向無畛域之見。現彼此既處於嫌疑。非應要求將駐京奉軍司令部同時取消。以謀永久之和平。至京師及近畿治安。自有各機關負責。無庸奉軍越俎。從此各盡守土之責。各奉中央號令。直軍決不出關尋衅。否則我直軍忍無可忍。至不得已時。惟有出於自衛之一途。戰事應由何方負責。諸君明哲。必能辨之。抑佩孚更有言者。邇來中央政局。均由奉張把持。佩孚向不干涉。即曹巡閱使亦從無絲毫之主張。此次梁氏恃有奉張保護。遂不惜賣國媚外。倒行逆施。梁氏如此。而爲之保護者。猶不許人民之呼籲。他人之訶駁。專與國民心理背道而馳。誰縱天駭。而一意孤行若是。諸君應知中國之分裂。自洪憲始。洪憲帝制之主張。以梁士詒爲渠魁。丙辰以來。國庫負債。增至十餘萬萬。人民一身不足以負擔。已貽及於子孫矣。乃猶以爲未足。竟證此禍國殃民之盜賊。使實施其最後之拍賣。至不惜以兵威相脅迫。推其居心。直以國家爲私產。人民爲猪仔。必將此一錢生機。根本剷除而後已。夫以人民之膏血養兵。復以所養之兵保護民版。爲殃民之後盾。事之不平孰有甚於此者。諸君代表三千萬人民請命。佩孚竊願代表全國四萬萬人民請命也。

與盧永祥電

個處奉悉。公忠體國。悲憫爲懷。迭聽下風。感惻曷已。事實固有不以人廢言之義。古今亦安

有政以資成之國。公之所道。洵爲不易之法言。惜乎所慮者非其人也。張作霖身起竊匪。盜心未改。歷年以來。殘民禍國。罪惡貫盈。固已中外共見。今乃於日暮途窮之際。勾結梁業餘輩。剽竊公開統一之虛名。隱行蠶食鯨吞之詭計。贖成國人。欺我袍澤。試問年來統一之障礙。曷任其責。中央一切施政。爲中外所致憾。而中央乃彼之外府也。掠劫國帑。翦斷政柄。權集於一人。禍中於國家。悞叛往事。言之增痛。佩孚頻年忍默。坐視豺狼殘噬。狐鼠縱橫。隱忍未嘗與較。梁氏辱權賣國。遠有神宇淪胥之痛。近有桑梓靡蕩之悲。勉一詰問。同意相濟。張脈憤興。遂至於此。猶憶公言。辯匪當攻。即國人置而不問。余亦遁跡海外。不與同國。佩孚聞之。拳拳不忘。憤以力行。以迄今日。田疇過津。合肥而論。不准助奉。諒公言亦有聞。故佩孚於茲有疑。而繼之以請也。一視同仁。固徵博愛。然大節所關。合名所繫。佩孚願數十年所欽戴之忠帥。自愛之厚也。救國以法。行法以人。胡適不去。何以爲國。至會議如何公開。制度如何確定。付諸耆年碩德。政治名流。乃佩孚夙夜與公同其禱祝者也。耿耿血誠。猶是昔年。知我罪我。惟公教之。

孫吳氏首先煽發梁士詒之種種賣國奸謀。於是全國各界之素日敢怒而不敢言者。亦痛快陳辭。同聲致討。梁士詒遂爲之心腹具喪。雖通電掩飾。希冀蠱惑。而張作霖亦爲之剔洗。然欲蓋彌彰。

愈引起國人之惡感矣。吳氏痛斥梁士詒電文之重要者如後。

與全國各界論梁士詒賣國電

天降巨禍。盜賊內訌。國家將亡。必有妖孽。梁士詒以洪憲罪魁。倖逃顯戮。營私結黨。盜竊投席。應蛇爲心。燕雀巢幕。奴性不泯。媚骨天成。甫入閣門。首以市政督辦尹誥羅賊陸宗輿。以市政所屬建築財產。抵押日本借款一千萬元。供其登臺之用。以賣國成績最優之曹汝霖。爲實業專使。實行其衷心向日政策。以資熟手。更用賭魁張弧之謀。以鹽稅作抵。發行九千萬公債。以二千萬還日本。借與邊防軍之款。以五千萬償還國內銀行。此債票係一種定期有獎証券。票取期內。欸取將來。彼從此可自由操縱國內銀行。而制其死命。借日欸贖還膠濟路。各節總長均極反對。獨梁某張弧不以爲然。蓋梁與日使交涉。欲以膠濟路表而還中國。實際則將債票完全押於日本銀行。名爲交路。實則仍在日手。華會代表來電反對北京與日使直接交涉。而梁則扣電不發。以破壞我華會代表之勢力。使英美各友邦。愛莫能助。綜觀其登臺十日。百無成績。已如斯卓著。設令其長此尸位。吾國尙有寸土乎。吾民尙有呼吸乎。燕啄皇孫。漢祚將盡。斯人不去。國不得安。倘再懸技貽羞。可謂顏之孔厚。請問今日之國民。孰忍賣國之內

與徐東海請罷斥梁士詒電

梁士詒以洪憲罪魁。爲國民共棄。際前閣解組之日。正華會折衝之時。我大總統不追往罪。付以中樞。但能惕厲自新。何敢苛責已甚。乃組閣未及旬日。禍心遽爾復萌。種種措施。均背民意。殃民誤國。海內洶洶。佩孚等爲民請命。義難緘默。爰有忠告之陳。冀其見機而退。詎知孤行已意。罔恤人言。上負元首知遇之明。下違億兆期望之切。既犯衆怒。即爲公敵。衛之各國通例。國民既不信任內閣。即應解職。懸棧無顏。違憲非義。蓋以國非一人之國。民有監督之責。元首當循民意以行黜陟之權。內閣不能挾元首以平國民之怒。今梁士詒行爲悖謬。騰笑友邦宜戰國民。目無元首。視疆吏若芻狗。藐輿論爲流言。法紀淪亡。廉恥道喪。斯而可忍。何以爲國。應請我大總統乾綱獨振。立罷梁士詒。以謝天下。苟以佩孚等爲無狀。即請解佩孚等之職。以謝梁士詒。倘質奸不辯。忠佞莫分。則佩孚等仰體元首之苦衷。俯順國民之公意。萬不獲已。惟有與內閣斷絕關係。遇事直接元首。報國於危難之秋。請罪於澄清之後。當盡職怨所不敢辭。去一人以解天下之危。天下必謂弊以頌元首之明。治亂之源。我大總統當能洞鑒無遺。滄桑淩谷。人事日非。誠非佩孚等所敢知也。

與梁士詒令其引退電

計自洪憲蹉跌。埋首五六稔。此次突如其來。而竊高位。餘孽羣醜。咸慶彈冠。誠所謂一人成仙。雞犬昇天矣。公果有新猷利國。大政福民。鄙人與公夙無芥蒂之嫌。亦何至予公以難堪。而不請乘撥未及旬日。億略未聞。穢弊四播。首先盜白膠濟鐵路。促速滬甯漢長途電話。更援引賣國素有成績之曹陸。朋比爲奸。實行贖餘公債九千萬借款。旬日之政績。如斯卓著。倘真假公以時日。我國民之受福於公者。更當奚若。君子愛人以德。責善乃朋友之道。實蒙失言之譏。不願居失人之誚。鄙人佳燕各通電。對公可謂仁至義盡。乃公有必文之心。虞電迷離模稜。一言可以道破。華會余蔣代表之專電。與交通大學無綫電。及倫敦華盛頓路透電。皆洩者耶。公之電告專使接受日本借款贖路。與中日共管之要求。更可窺此多得日本之借款。亦爲流計耶。若皆以流言視之。一筆抹煞。則公之五路參案。洪憲通緝。阻斷交通。紊亂財政。結納曹陸。贖餘借款。亦皆可視爲流言矣。我國人誠好流言。何流言如斯之多耶。華會與中華直隔數萬里。何兩地流言。不約而同。同時恰相符合耶。折衝壇坫。非公一人。顏外長尤當其衝。胡爲賣國榮名。獨集公身耶。謀定於組閣之先。辯揭於燃眉之位。心勞日拙。何必當初。職權既廢。百僚之首。才略必冠羣倫之右。自問無以過人時。則請君入彀。在天下本未嘗有斯人不出之求。在公何必自負合我其誰之說。返上之士未乾。五路之案猶在。於人何尤。躬自悼矣。迄可小

休。勿自苦也。公夙淡泊必不以戀棧貽羞。衆怒不可犯。民意不可侮。各省疆吏及各界團體。既皆有請公去位之表示。公亦必不肯拂逆輿吏與民意。而戀棧貽羞。今與公約。其舉職類。迅迷下野。以避全國之攻擊。三日不能。至五日。五日不能至七日。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去休。吾國不乏愛國健兒。竊恐趙家樓之慘劇。復演於今日。公將有折足滅頂之凶矣。其勿悔。

再與梁士詒電

魯案關係國家存亡。全國士民。抵死挽救。鄙人本諸公意。不獲已而有迭次通電。迫於鄉國情切。對公不免有煩激過當之語。乃公不以逆耳見責。反以聞過則喜。更許鄙人爲直諫之友。休有容。誠不愧相國風度。軍人樸野不文。不禁有褻瀆失敬之感。公之元電。平心和氣。尤不能不歎誦焉過人。赫赫總揆。民其爾瞻。魯案經過。事實具在。華盛頓之嚙耗。是否子虛。僑民之呼號。是否訛傳。三代表之訓令。是否捏造。余將三代表之來電。是否厚誣政府。鹽務九千萬之借款。是否並無其事。我公既皆流言視之。愛公者亦當以流言視之。惟鄙人亦愛公者之一。敢進最後之忠告。世界各國通例。凡內閣爲人民所不信任者。即自請辭職。以謝國人。公夙淡泊。尤重廉恥。疆吏既不見諒。國人尤不相容。公非皇皇熱中者流。何必以戀棧貽羞。罪戾更歸人。曷曰見機而作。不俟終日。公應迅速下野。以明心地坦白。前途正遠。來日方長。

。去後留思。東山再起。又何惜棄此一時虛權。而獲他日之青誦也耶。笑罵任他笑罵。好官我自爲之。以公明哲。諒不出此。承許諒直。敢進諍言。天寒歲暮。諸希自愛。

與全國各界論葉公綽買國電

據滬紳電稱。前聞交通部由某司長擅訂契約。用日本技師。以日本電料敷設滬寧漢長途電話。輿論一致反對。近悉部令又促進行。此事本出於東鄰狡計。意在攫取長江流域之交通權。於軍政民政均有重大之關係。蘇民誓不承認。應請迅電中央力阻。並電商兩湖巡閱使湖北軍民兩長。一致電阻。以保主權而重民意云云。查滬寧漢長途電話。關係長江流域軍政民政。何等重要。交通部竟敢斷送外人。喪權辱國。敢此爲甚。該部員司狂標濫賭。惟知舞弊分肥。置國權於喪於不顧。交通系朋比無嫌。貪仰梁葉鼻息。而奉命惟謹。以堂堂國家大部。竟成爲萬惡叢集之淵藪。梁葉甫入閣。即促進行此事。溷濁漢何負於梁葉。梁葉何仇於滬甯漢。設任其長此尸位。吾恐被其盜賣者。不僅此滅甯漢也。竊鈞者誅。盜國者侯。以斯人而竊位盜國。吾國尙有人乎。爲國體計。爲人格計。爲天下興亡計。決不認有此等總理與此等交長。亂臣賊子。人人得而誅之。職權所關。未敢漠視。諸公爲國勸奸。爲民請命。亦決不容其久尸高位。毒播四海。邦人君子。亟起圖之。